杜飛著

傳奇中的傳奇—詭計連環故事

異軍突起，氣勢懾人
本刊推出武俠高手杜飛精心撰述
詭計連環 系列小說

爲慶祝時報周刊創刊，我們特地約請異軍突起、氣勢懾人的武俠高手杜飛先生，精心撰述「詭計連環」系列小說，自本期起連載刊出。

杜飛先生在「詭計連環」中，牛刀小試，初露身手的第一篇作品：「傳奇中的傳奇——凶刀」，已經爲國內讀者大開眼界，開創了江湖奇情小說的新境界，寓武俠、推理、文藝傳奇於一爐。讀罷令人擊節三歎。

因故停刊，特此敬告讀者。原定推出之「蜀山劍俠傳」，

傳奇中的傳奇
凶刀

文／杜飛
圖／海虹

（一）

白溝鎮的薛海欣薛大爺愛收集古今兵器是遠近知名的，他在那些破銅爛鐵上花了不少錢。用『破銅爛鐵』這四個字去形容薛大爺心目中的神兵利器，多少有點兒諷刺的意味。其實，如此形容也有它的緣故；譬如說，薛大爺常常在親友面前展示的一把寶劍，據說是某某朝代某名將的佩劍，可是在別人眼裡看來，只不過是一段生了銹的廢鐵而已。

薛家大院在白溝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宅子，偌大的庭園、廣闊的東西兩廂。却很少有人知道東廂十幾間房內擺的全是刀槍劍戟、薛大爺每天大部份的時間都在這兒消磨掉。別人都認爲他發了瘋，而他却自得其樂。若非至親好友，想進薛家大院的東廂房參觀他的收藏，那是休想。

因此，雖有大部份人對於薛大爺的愛好嗤之以鼻，却也有一部份人對於他的收藏滿懷神秘與好奇。

這一天大約是清明過後的三、五天，黃昏前下了一陣大雨，入夜又停了，氣候不暖不涼。吃過晚飯，薛海欣正坐在堂屋裡叭嘰叭嘰地吸著旱菸袋，跟了他半輩子的老家人薛福悄沒聲兒地到了他身邊。

「大爺！」薛福太了解主人的個性；薛海欣常常會陷入冥想，爲了不使主人受驚，所以他的聲音非常輕。

「嗯?!」薛海欣連頭都沒有抬。

「有客。」

「哦?!」薛海欣這才抬起頭來，旱菸桿也離開了嘴唇。「是誰呀？」

「沒見過……」在主人的責怪還沒有出嘴之前，薛福連忙又接著說：「……他說，有一把刀……一把很名貴的刀要請大爺您過目。」

就在這一瞬間，薛海欣的神情完全變了，眼光格外有神，全身都充滿了勁道，猛地站了起來。

「薛福！將來客迎到書房、沏茶、上好的鐵觀音……你在書房外面守著，不准任何人進來打擾，快去！快去！」薛海欣揮揮長褂子上的菸灰，整整衣領，極爲興奮地向書房走去。

其實，薛海欣並不喜愛讀書，幼時，在嚴父的逼迫下勉强讀完了四書。等他成爲薛家大院的主人之後，他才發現書本不僅僅可以使人獲得智識，而且還可以襯托一個人的身份，因此，他才佈置了一間書房。不是挖苦他，儘管書架上羅列琳瑯，他却很少翻閱，他寧願去觸摸那些銹跡斑爛的兵器，也不願去動動整潔如新的書籍。

薛海欣在書房中剛坐定，來客就被帶進來了。這些捧著神兵利器上門求售的人薛海欣見過很多，除了極少數的古董商人之外，大都是破落戶的子弟，要不然，也不會將家傳之物拿出來賣了。

來客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薛海欣如此認定不是沒有道理的。瞧吧！身上那件大褂子已經磨起了油光，領口也毛了邊，臉上的神色明顯地露出了窮困潦倒的殘酷現實，眉宇間却還殘留了幾許傲氣……薛海欣從不放鬆初見面的觀察，這對以後的討價還價會大有幫助。

唯一令薛海欣稍稍感到意外的是這個持寶刀登門求售的人比以往那些都年輕，最多不會超過三十五歲；他的腋下挾著一個長布捲兒，大概就是薛福口中所說的『一把很名貴的刀』吧?!

薛海欣微笑地打了一個手勢請對方入座，然後冷冷地等待著薛福沏茶待客，他內心已經無比地激動、渴求，但他必須竭力隱忍著，如果對方够精明，看透了他的內心，要起價來就會獅子大開口了。

一直等到薛福沏好茶、退出，掩上了書房的門，薛海欣才緩緩地開了口。

「聽說你帶來了一把刀？」

「是的。」少年客人的聲音很輕。他好像在進行一件羞於爲人所知的壞事。

「能讓我見識見識嗎？」

少年客人沒說什麼，雙手將腋下的長布捲兒捧了過去。

薛海欣的寶庫中也收集了不少名刀，捲布兒一到手，他就發現這把刀似乎格外沉重，他輕輕地放在桌上，緩慢地解開布捲兒。不管他內心有多麼激動，他的動作仍是慢條斯理的。

刀鞘就很講究，是用鹿皮作的，包捲的紫銅皮發出暗紅的色調，刀把上鐫刻著盤龍的圖案，當薛海欣手握刀把的那一瞬間，他幾乎以爲自己是歷朝某一叱咤風雲的名將；這大概就是他喜愛收集兵器的最高樂趣。

他的左手按住刀鞘，右手緩緩將刀拔出，才拔了一半，由於心臟的加速跳動已使他的雙手顫抖無力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把鋒利的刀，刀背約二分厚，刀鋒却是薄如紙，刀身泛出湛藍的光芒，使得這間書房的色調都變了。

薛海欣猛一用力，又將刀身插入鞘內，振聲問道：「這把刀要賣多少錢？」

他已不够冷靜，否則他絕不會用這種口氣；對方看出了他的喜愛，一定會獅子大開口。

「不賣。」回答着實令人意外。

「不賣?!」薛海欣以爲他聽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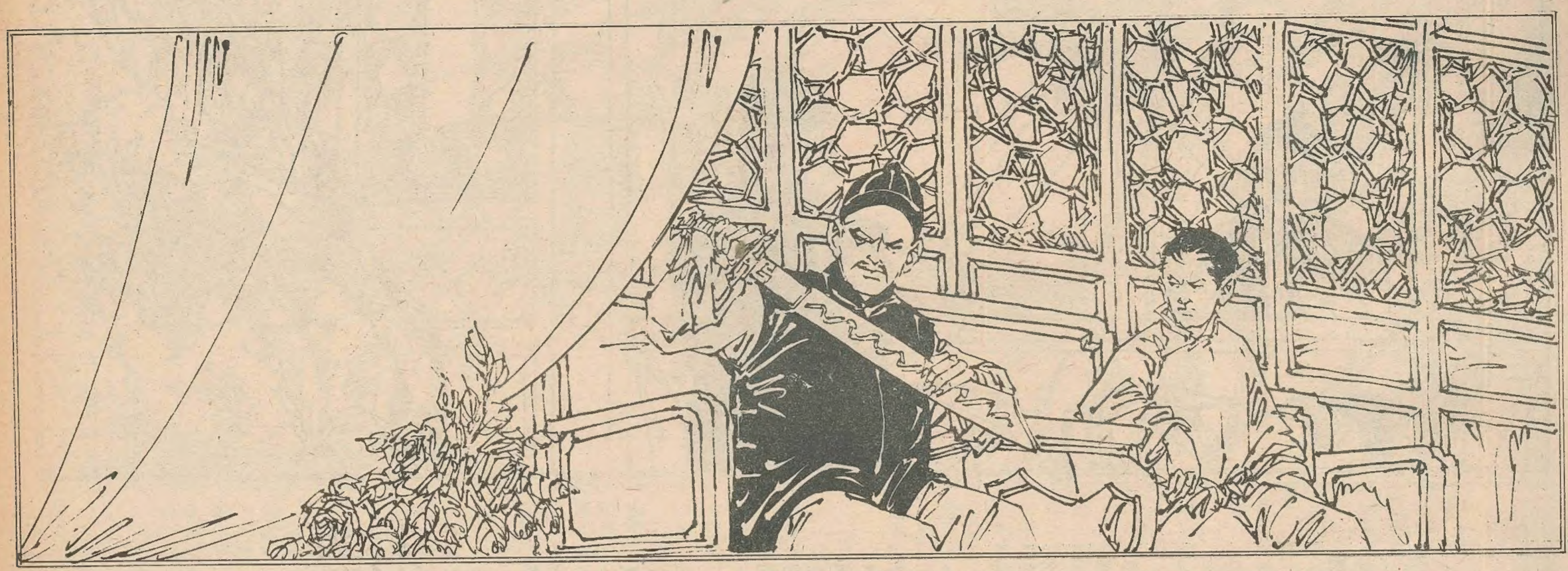
「不賣。」回答仍是那樣肯定。

「這倒奇了，既然不賣，你將這把刀拿到我這兒來幹啥呀？」薛海欣逐漸冷靜下來，他已想到這可能是對方的詭計，藉此抬高刀的身價。

「薛大爺！方才我就向門上的人說明白了，只是要請薛大爺過過目……」

「是要我估估這把刀的價值？還是……？」

「聽說薛大爺收集了不少神兵利器，見過不少名劍寶刀，所以想請薛大



爺見識一下，這把刀究竟是不是一把凶刀。」

「凶刀?!」薛海欣似乎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字眼。

「薛大爺如果有興趣，小的可以敍述一下這把刀的『身世』。」

「哦！這倒有趣。」薛海欣故意漫不經意的說。

少年客人喝了一口茶，這才緩慢地開了口：

「這把刀是一個走火入魔的匠人打造的，爲什麼要說這個匠人走火入魔呢？是有緣故的，他收集了不少名刀，將它們熔於一爐，最後一次淬鋼時，用的不是清水，而是七個嬰孩的血。刀成之後，這個匠人就瘋了，他就用這把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

油燈的火苗在搖曳，使少年客人的臉上浮現著陰影，薛海欣身上也有一股涼颼颼的感覺。

「刀一入世，就落在清初吳三桂手下一個大將的手裡；這位大將剽悍勇猛，以往在戰場上斬將奪旗，無往不利，有了這把寶刀，必定如虎添翼。事實與想像正好相反，他帶刀上陣，恃仗刀利，揮刀砍向敵人的盾牌，刀彈回來，反而將他開膛破肚，血染黃砂……」

薛海欣看着面前的刀，就好像那把刀隨時會自動出鞘割斷他咽喉似的，竟然用手推着桌子，使他的座椅退後了一些。

「也不知過了多少年，這把刀落在一個江湖俠客的手裡，這位俠客一向有仁義之風，而且厭惡殺戮。自從得到這把刀之後，性情大變，大開殺戒，最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用這把刀引頸自刎了。」

「這些……恐怕都是人云亦云的傳說吧！」薛海欣禁不住插了一句嘴。

「薛大爺，請你靜靜往下聽……這把刀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知所踪，到了民國初年，它又出現了，那是鬍帥還在關外，他手下有一個親信侍衛買了這把刀；當天晚上那個侍衛就用這把刀行刺鬍帥，結果是行刺未成，侍衛反而死在亂槍之下。」

薛海欣端起茶來喝了大半碗，這個故事聽得他口唇焦燥。

「前年，這把刀又落到北京琉璃廠路南一個古董商的手裏，隔不了幾天，這個古董商就被抄了家，全家都被北洋軍殺了頭，原因是在他的店裏搜出了一卷反抗北洋政府的傳單，兇刀的惡名到此也就被認定了……我父親早年曾在東洋讀書，收集了不少名貴的東洋戰刀，而且他老人家頭腦很新，不信鬼神，自然更不會相信兇刀的傳說，就買下了這把刀……」

「你不放心，所以拿來敎我看看，是嗎？」

少年客人站起來，左手握着刀鞘，右手將刀拔出了鞘；剛才薛海欣只拔了一半，當這把刀完全顯露時，薛海欣才發現刀尖部份有黑紫色的污漬，彷彿是凝固的血。

「鄉下關於鬼狐的傳說特別多，我父親就將這把刀帶回故居，當晚就宴請諸親好友，講述這把兇刀的故事，他的用意很明顯，想藉這把凶刀的故事來澄清那些有關鬼狐的傳說；他明知是把凶刀還買下了它，足證他不信這些邪說……唉！誰知道他老人家話還沒有說完，可怕的事情就發生了。」少年說到這裡，突然渾身發抖，似乎恐懼意識已籠罩了他的身心。

「莫非令尊也……」

「我父親養了一頭很名貴的德國獵犬，那條狗和他老人家幾乎是形影不離的，說著說著，我父親就拔出了這把刀，指著他的愛犬大罵妖狐，可憐那隻狗兒毫不知大禍臨頭，竟然還舞動爪子去撩撥這把凶刀……銳利的刀尖在傾刻間插入了牠的心窩……」

薛海欣想嘔吐，他眼中已出現了那種血淋淋的場面。

少年客人的敍述太過出神入化了，他站起來，連當時的動作都描繪出來了。

「當時在場的人都嚇得大驚失色，那頭無辜的獵犬在悽慘的嗥叫，我父親好像在一場噩夢之中，他用脚尖踩住了狗的頸項，就這樣……」他作了一個手勢。「利刀往下一拖，將狗腹一剖到底……」

薛海欣咬住了牙，拼命吸了一口氣，差一點將晚飯時吃點餑餑熬魚一鍋煮給吐了出來。

「我家有兩個力大無窮的長工趕緊衝上去將我父親按住，奪下了這把刀……」

「這是多久的事？」

「昨晚。到現在爲止，我父親還在又喊又鬧的，迫不得已，咱們用繩索把他老人家給綑了起來……」

「府上住在……？」

「三槐村。」

三槐村因村頭上有三棵老槐而得名，距離鎭上只有三十里路，不管從那個角度去判斷，薛海欣都沒有理由去懷疑這個故事的眞實性。

「小伙子！你講的故事可眞把人給嚇壞了。」薛海欣緊張地說：「你老子不信邪，我信，這把刀你帶回吧！夜已很深，我也不留你了。」薛海欣竟然下了逐客令。

「薛大爺！小的以爲你見過太多的神兵利器，必然有獨到的眼光，想不到……」

「小伙子！如果你不說出這一段嚇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第112677號
收款戶名	時報周刊
新臺幣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局號：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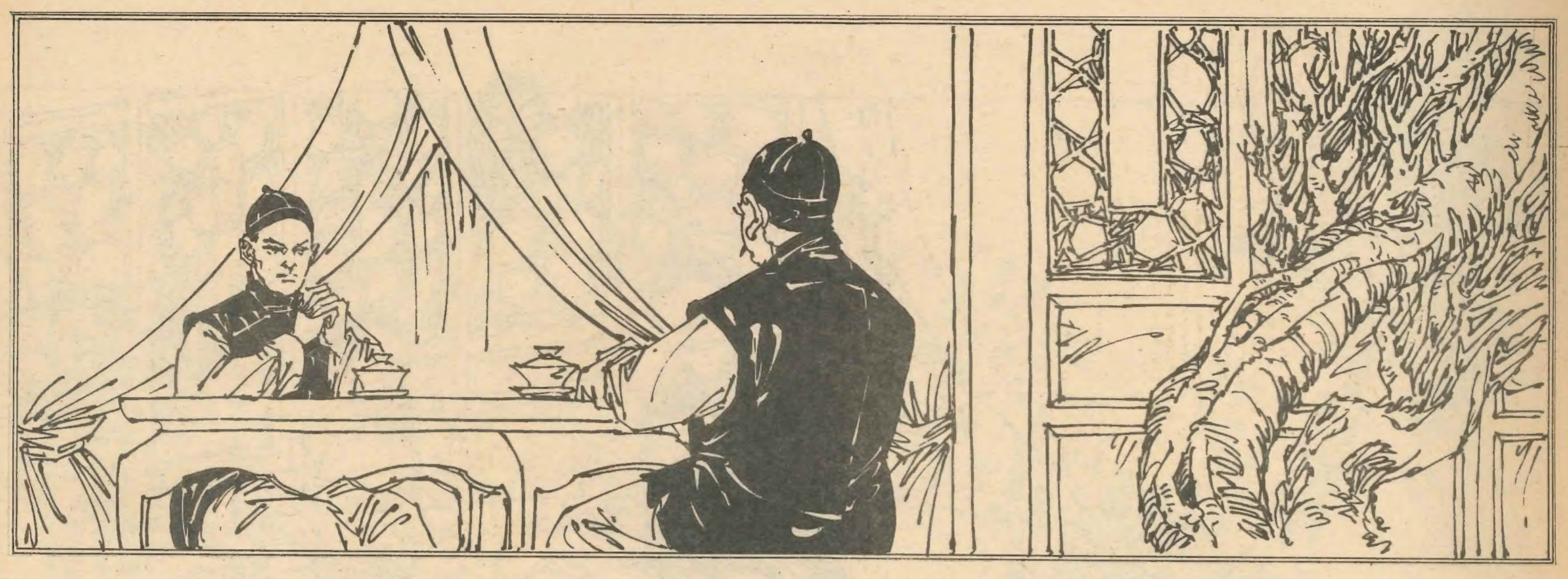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第112677號
收款戶名	時報周刊
新臺幣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本聯經劃撥儲金組登帳後寄交帳戶



人的故事，我或許會出個高價買下這把刀。如今我既然明知是把凶刀，我幹嗎要惹禍上身呀?!」

「小的也無意出賣這把刀，既然是把凶刀，又何必讓它去繼續害人呢？……」

「那你又何必漏夜帶這把刀到我這兒來？」

「小的只是希望將這把凶刀放在府上的寶庫中一陣子，讓那些神兵利器鎮鎮這把刀的凶煞之氣，刀的本身是無辜的，咱們總不能……」

「對不住！對不住！」薛海欣一個勁兒地推辭：「我不敢冒這個險，小伙子！你還是請回吧……薛福！送客！」

那少年客人一臉失望的神色，在薛海欣嚴峻的逐客令之下，他也只得帶着那把凶刀走了。

「大爺！」薛福關心地問道：「你怎麼沒買下那把刀呀？」

「別提！別提！」薛海欣連連揮手。

這一夜，薛海欣徹夜未得安睡。翌晨，他也沒有進他的寶庫，他眞躭心他收集的那些刀槍劍戟，其中那一件突然發了凶性。

（二）

不管薛海欣多麼想忘掉這件事，但他却無論如何也揮抹不掉那麼深刻的印象，幾番猶豫，又幾番心動，最後他決定把這件事弄個清楚；吳三桂麾下大將陣前殉難的事相隔多年已無從查問，三槐村有人發瘋，錯將愛犬當妖狐的事總是可以查問明白的。

派出去兩個精明的家人，到了傍晚，這兩個家人帶來了回報。

三槐村有個姓郭的，早年曾在東瀛求學，還得了什麼博士學位，在北洋政府還幹過什麼長之類的官兒，前幾天退休還鄉，正在大宴親友的時候發了瘋，以凶刀殺狗的事並沒有得到證實，但是與那少年客人所說的部份情節却是吻合的。

少年客人就是那位郭博士的兒子嗎？應該不會假，唯一令薛海欣不解的是：那麼好的家境，少年客人爲什麼穿著那麼寒酸呢？

薛海欣正在納悶，家人薛福來報：

「有客求見！」

又是一位從未登門過的生客，約莫四十來歲，穿著講究，態度、氣勢，都可以看出是個見過世面的人。

來客自稱姓沈，單名一個魁字，打那兒來，幹什麼行業，就一字不提了。

寒暄之後，來客就單刀直入地說明了來意：

「聽說薛大爺昨天新買了一把寶刀，所以特地趕到瞻仰、瞻仰！」

「沈先生恐怕弄錯了，最近我並沒有買進什麼刀。」爲了避免麻煩，薛海欣也沒有提到那把凶刀的事。

「薛大爺！你愛惜珍藏，不肯示人，原無可厚非，不過，沈某人爲了尋找一把刀已經化了十幾年的光陰，所以，只要有關刀的消息，都在沈某人的注意之中。薛大爺！沈某人只要看一眼，連手指尖兒都不去碰它，而且出了府上大門之後，絕不再提。薛大爺！君子重在一諾……」

「沈先生！我過去倒是收買過不少古刀，至於昨天，我並沒有買進什麼寶刀，眞的，請你相信我。」

「薛大爺！」姓沈的並沒有就此放鬆，仍是緊緊地盯著：「一個收藏家都有强烈的獨佔慾，我明白。可是，我要尋訪的這把刀對我却非常重要。也許，薛大爺收購的這把刀與我要尋訪的那把刀毫無關係……」

「如果正是你要尋訪的那把刀呢？」

「那我就以高價向薛大爺收購。」

「沈先生！落在一個收藏家手裡的東西往往是無價的。」

「那麼我就竭盡所能，再加上苦苦的哀求。」

「沈先生！我不否認，也不承認我昨天是否收購了那把刀，你先說說看，你要尋訪的那把刀是什麼模樣。」

姓沈的立刻向薛海欣索取紙筆，畫了刀的樣式，還加以詳細地說明，薛海欣邊聽邊激動，因爲沈魁所要找的這把刀正是昨晚那個少年客人帶來的凶刀。「沈先生！不瞞你說，我曾經見過這麼一把刀。」

「眞的嗎？」姓沈的顯得非常激動。「刀在誰的手裏？」

「沈先生！我想，刀在誰的手裏用不著告訴你，因爲刀的主人無意出賣。」

「薛大爺！如果我出相當的價錢呢？」

「難道會有人爲了這樣一把刀而傾家蕩產嗎？」

「薛大爺！恕我冒昧地問一聲：聽說府上的寶庫中收藏了不少的名貴刀劍，它們的總值是多少？」

「這並沒有很正確的估計，據我看，最少也要值十萬大洋。」

那時候的十萬大洋可以買千畝良田。

「如果我出十萬大洋買那把刀，刀主人會賣嗎？」

薛海欣幾乎嚇呆了，得到凶刀的人不是凶死、就是發瘋，連這個只是想得到那把凶刀還沒有得到的人都已經發了瘋，若不發瘋，他怎肯以十萬大洋的高價去買一把刀。

「沈先生！你在說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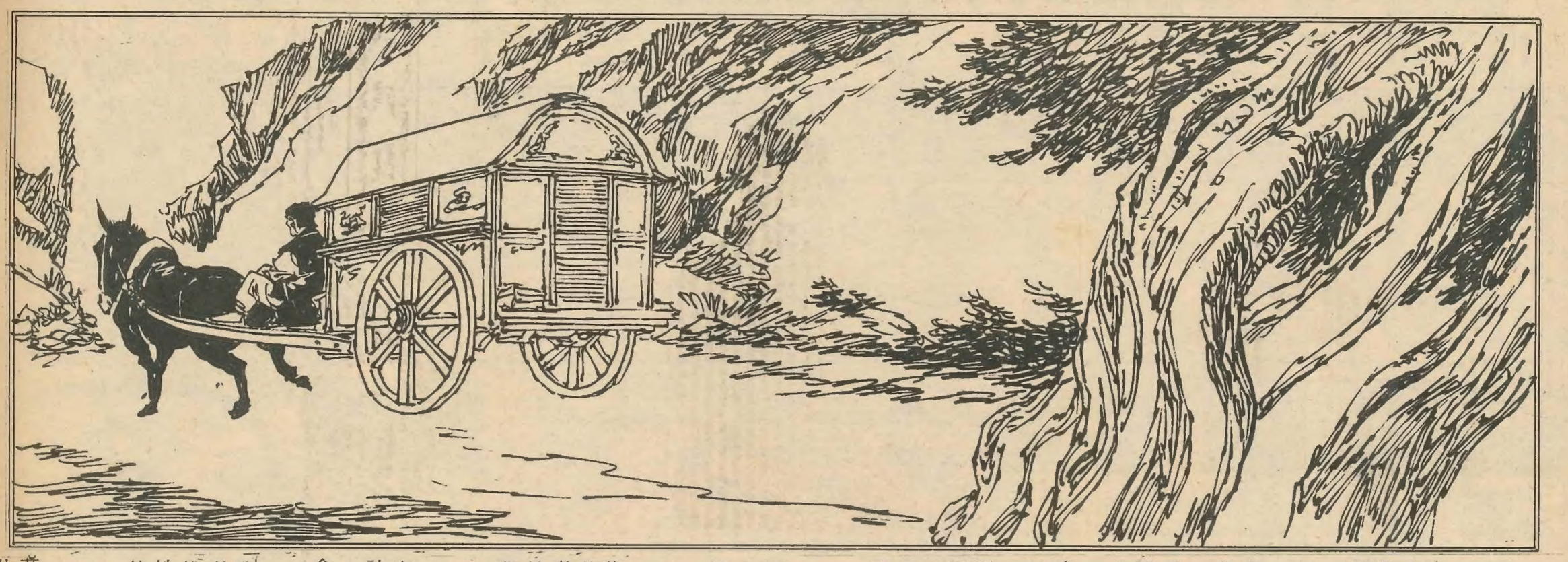
通信欄

茲新續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　址：
●電　話：



「我很認眞。」

「沈先生！那麼，我要冒昧問一句：那把刀對你爲何如此重要？」

「這是我們沈家代代相傳的祖宗遺命：以任何代價買回這把刀，那十萬大洋是祖上留下來的財產，我只是在遵奉沈家列祖列宗的遺訓。」沈魁說這番話的時候，臉上神色肅穆已極。

「沈先生！恐怕令祖先的遺命不會如此單純吧？」薛海欣好奇地追問。

「個中當然還有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如果薛大爺有口德，我倒願意奉告。」

「沈先生！請放心，我只是因爲酷愛刀劍，所以才對刀劍的掌故隱聞充滿了好奇，無意探人隱私，更無意揭人隱私。」

「唉！」沈魁神色凝重地說：「其實，也沒有什麼隱私，先祖曾爲吳三桂手下的大將，在陣前殉難，下葬時，甲冑、衣冠、靴蹬齊全，唯獨缺了這把佩刀，所以，列祖列宗就留下了這個訓言，務必要找到這把刀歸葬於地下，以慰先祖的在天之靈。」

薛海欣驀地一震，這和那少年客人所說的凶刀故事不是吻合嗎？

「沈先生居停何處？」

「暫宿鎭上的『百合客棧』。」

「沈先生！我剛才就說過了，我曾經見過這把刀，不過，在沒有徵得刀主人同意之前，我不便突然引見……這樣吧！我可代你探探刀主人的口風，明兒這個時候我再去向沈先生回話。」

「那就太感激了，」姓沈的從懷中掏出一張莊票。「這裡是五千大洋的莊票，如果刀主人願意成全我的一片孝心，就請薛大爺代爲落訂，再擇吉日一手交刀、一手交錢，至於薛大爺費神之處，當另外酬謝。」

「這……？」薛海欣面有猶豫之色。

「薛大爺已成爲遠近知名的刀劍名家，一定不會弄錯的。近年來，我也訪問過不少對古刀古劍有研究的名家，據他們說，像這種形式的刀，還不會有第二把。」

姓沈的告辭走了。

薛海欣看看那張莊票，是北京『蚨瑞祥』的莊票，對銀錢來往上，他是老經驗；那張莊票是全國通用，任何錢莊都可兌現的『鐵』票；這表示那姓沈的確有以十萬大洋買回祖先佩刀的決心。

這一夜，薛海欣又失眠了。

（三）

一大早，薛海欣就備了套車，帶著薛福往三槐村趕去。平心而論，他如此熱心，並非有什麼企圖；這一生中，他玩過不少古刀名劍，但他從來還沒有聽說過如此令人難忘的有關刀劍的故事。

郭家在三槐村是望族，一問便知，可是當他來到那個出過洋博士的府邸之前時却使薛海欣有點兒失望、門牆斑剝、荒草蔓徑，這位官居顯赫的博士怎不斥資將故居修飾一番哩！

進了大門，更是汚泥盈塘，蛛網遍處，薛海欣不禁暗暗生疑，那位退休的洋博士前兩天就在這兒宴請親朋好友嗎？

通過荒蕪的庭園，登上石階，郭家的大廳就呈現在眼前；大廳的氣象就不同了，像是新近才修整過，大廳中央一張圓桌上還有剩菜殘餚。大廳的中央有神龕，供著祖宗牌位，那個薛海欣所熟悉的長布捲兒也供在上面。

那個少年在大廳的側門出現，仍是那身起了油光的大褂子，略感訝異地迎了過來。

「哦！原來是薛大爺！」

「郭少爺！恕我來得太冒昧；一來是要向你道歉，前晚對你太不客氣了……」

「薛大爺說那裡話，趨吉避凶，乃人之常情。」

「二來我想探望、探望郭老太爺……」

「眞不巧！家父的失神，一直沒有復甦，昨天已送到北京就醫去了。」

「郭少爺！你的心情一定能好，本來不應該問東問西的，可是，我又憋不住……」

「沒關係！薛大爺如果想知道什麼，小的一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令尊退隱林泉，回到故居，怎麼沒有將宅子加以整修呢？」

「不瞞薛大爺說，這兒鬧鬼狐已經鬧了許多年，早就沒人住了，家父就是不信這個邪，前晚的事，有人說就是鬼狐作祟……」少年說著，眼光向大廳一個角落裡一瞥。

那兒有一床蘆蓆蓋著一堆東西，薛海欣看了一眼，心頭一陣狂跳，他看到了一隻狗腿。

「唉！誰知道是凶刀作怪，還是鬼狐作祟，」薛海欣安慰地說：「反正不幸的事已經發生了，令尊還保留了一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如今這把凶刀你打算如何處理呢？」

「前晚我還來不及表達我的意思，薛大爺就下了逐客令……小的認爲這樣一把好刀，毀之棄之都未免可惜，所以我想將這把刀送給薛大爺……」

「送我?!」薛海欣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是的。咱們郭家可不能賣東西，再說這把凶刀送給別人，別人也不一定敢要……送給薛大爺是再理想不過了，將這把凶刀放在那些神兵利器之間鎭壓鎭壓，也好除他的戾氣。」

薛海欣未必敢收藏這把凶刀，可是，有姓沈的願意出十萬大洋買它，轉手之間便賺了一筆鉅款，這豈非天意？人都有貪念，薛海欣又豈能例外？

「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姓郭的少年又說。

「你說！你說！」

「請薛大爺將這座宅子買下。」

「什麼?!你要賣祖宅？」

「薛大爺！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家父失神發瘋早晚會痊癒的，如果他老人家將來堅持還要回到故居，誰知道又會發生什麼古怪的事？如果宅子賣掉，他老人家就斷掉這個念頭了。」姓郭的少年言辭肯切，一片赤子之情洋溢於言表。

「好吧！你要賣多少錢？」

「兩萬大洋。」

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可是，在十萬大洋高利的誘惑下，這兩萬大洋就不在薛海欣的眼下了。

他帶走了那把凶刀，也帶走了姓郭的少年，他要立刻趕回去完成這筆交易，免得對方後悔。這座荒蕪失修的宅子將來如何處理，薛海欣想都不去想，最少，他幫助姓沈的完成了心願，也幫助郭家處理了那把凶刀，而他自己却賺進了大洋八萬元。

回到家，立刻和那姓郭的寫了一份契約，當然也付清了那兩萬塊大洋。

當他送客人出門時，不禁好奇地問：「郭少爺！你家境不惡，爲什麼穿得這麼破爛呢？」

「家父瘋了之後，有一位長輩告訴我，這把凶刀賣來賣去的價錢一直很高，也一直在有錢人的手裡打轉，可能是這把刀嫉妬富有的人，所以教我穿得破爛點。」

薛海欣的疑問總算得到了圓滿的解釋。

送走少年，薛海欣連忙到客棧去拜訪那位姓沈的，據客棧的人說，昨夜的確有這麼一個客人投宿，不過，在薛海欣到來的前幾分鐘已經離去了。

（四）

薛海欣化了兩萬大洋……不！是化了一萬五千大洋買了一把刀，是他所買的刀劍中最昂貴的一把，當然，還附帶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你也許要說：起少他還落下了一座古宅。如果你這麼說，你就錯了，因爲郭家壓根兒就沒有這樣一個兒子。學家都住在北京的郭家當然也不承認這筆買賣。

那麼刀究竟值多少錢？

大概只有北京琉璃廠路南的一個古董商人最清楚；這把刀是在半個月前以大洋三十五元從他手裡賣出去的。

（全文完）

寧靜/優美/舒適/貨眞價實/30%貸款

天母華廈 公寓的價格 別墅的享受

三房兩廳雙衛・隔間理想・戶戶採光・高級厨廁設備・雕花門・鋁門窗

交通：聯營224・220・206・中一直達
台北市區、士林、北投、陽明山
電話：831-4349・831-2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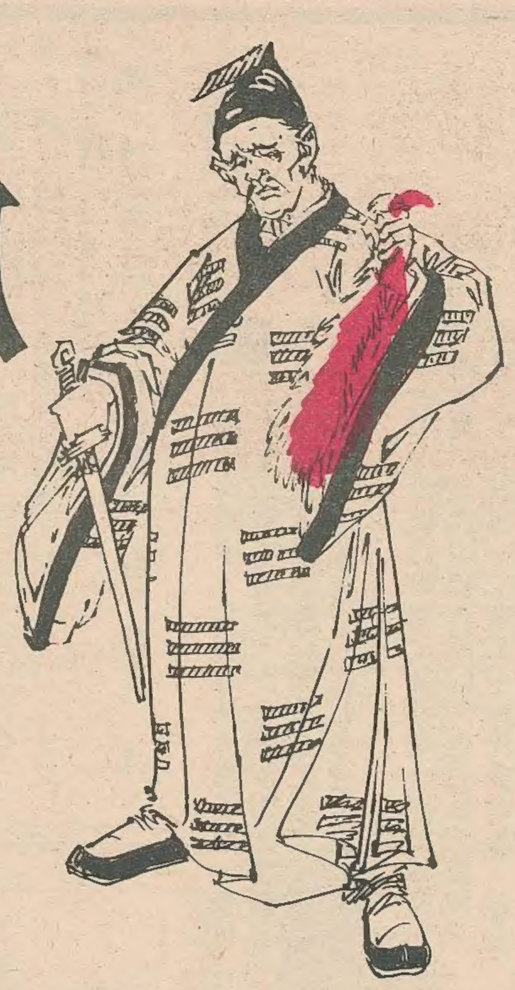
奇傳的中奇傳

說小列系環連計詭

巴尾狸狐

虹海﹙圖　飛杜﹙文

相傳狐狸活到某一個年齡、就會修煉成一種妖術，能够隨意變化人形，而牠却無法將自己那條尾巴掩飾起來，因此，人們常常以一狐狸尾巴露出來了一這句話形容某一些狡詐之徒的事機敗露，狐狸固然要千方百計地掩飾牠那條毛茸茸的尾巴，人們想要抓住牠那條尾巴却也並非易事，不信您就往下瞧！



（一）

魏家有錢，有個漂亮的女兒，固然是四鄉八鎮人人皆知的事；不過，魏家最出名的還是他們莊院的防盜樓子上的那座古炮。

在清末民初那一陣子，盜賊蠭起，如果仗仰官兵來維持治安，那是夢想。因此民間都是自買槍彈，自組民團，保鄉保土。魏家莊院位於七道拐的『九狐山』山麓，因爲是祖宅，子子孫孫誰也不敢想到遷移的事。他們家離鎮上遠，民團的保護力延伸不到那兒去，沒關係，魏家有錢，他們家築起了防盜樓子，所謂『防盜樓子』，那是護城河溝、高牆、碉樓等等組成的，再加上猛烈的槍火、盜賊自然無法越『雷池』一步，何況還有那尊大炮。

那尊大炮的炮管約摸有三尺來長，炮膛的粗大可以容下一個十歲小童，據說可以裝塡火藥五十斤，外加鐵砂子三斗。那尊火炮的威力如何，沒人說得出來，咱們不妨借用一句四鄉八鎮的人們慣說的一句話：

『別說那尊火炮有多麼厲害，單是轟地一響，就把盜賊給嚇跑啦！』

只要能够嚇人，它就具有威力了。

『九狐山』是因傳說有九頭狐狸在山上修煉得道成仙而得名的，自然這一帶關於狐仙蠱人的傳說也格外多。可是，魏家莊院却從來沒鬧過狐仙，據一位風水先生說，魏家所以沒鬧過狐仙，就是因爲那尊古炮鎮壓的緣故。

因此，那尊古炮就更出名了。

據說有一個德國人，專程到中國來收購民俗文物，他不知出了多少多少『馬克』，反正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魏家老爺子却是搖了多少多少次腦袋，就是不賣。

咱們在這兒稱他一聲『魏老爺子』，是依照當地人們的稱呼，那是一種尊敬的稱呼，其實，他才四十冒點兒頭，距離那個『老』字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魏家是大家族，不過，依照族規，除了長房要居住祖宅之外，其餘的都可以分支出去，因此，魏家莊院雖大，住的人並不多，到了魏世昌這一代，更是單薄，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他也許曾下過決心，要將魏家繁衍興盛，不然，他不會一連討了九房妻妾，不幸事與願違，雖然妻妾多，子女却不多，除了四姨太爲他生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寶貝女兒之外，其餘的連個蛋都沒有下過。

咱們方才說魏家莊院住的人不多，那是以莊院和人的比例來形容的，若是加上僕婦、帳房、護院的武師，也有好幾十口子。魏家不作買賣，幹嗎還要帳房呢？嘿！那些帳房是專門向佃農收租的，魏家是當地最有名的大地主，他曾經說過一句豪語：

『有人在我家吃過晌午，不管他的脚程有多快，他都得將肚裡那泡屎拉在我的地頭上。』

想想看，他有多少地？

九狐山是不是眞有狐狸成仙得道？無人能證實，但是山上多狐狸却是眞的，當地盛產狐皮，常有外地的皮貨商人前來搜購。

這一天，大概是中秋剛過，重陽未過，正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也不知是誰在魏世昌那個寶貝女兒面前出了個餿主意，她竟然吵著要組成一個秋季圍獵隊進山獵狐。這一下，魏世昌可急壞了，他整日就是躭心這個寶貝女兒可別讓狐仙給獵了去，如今他的寶貝女兒魏秋雲却要去獵狐，那還得了！

他正在愁眉苦臉，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門上來報：

「老爺子！有客！」

這一聲『有客』可把他給救了，他連忙以會客爲藉口，暫時擺脫了吵鬧不休的寶貝女兒。

跟魏世昌來往的朋友並不多，交朋友也講究財勢相當，要不是縣政府的什麼要員，就是什麼錢莊的大掌櫃，若不是貴客，門房也不會那麼愼重其事地跑到後院來專程稟報，一個內管事的，就能三言兩語把來客打發掉。

從內院跑到前廳，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魏世昌邊走邊問道：「是誰呀？」

「沒見過。」門房輕聲回答。

魏世昌的臉本是團團的一張富貴臉，此刻却突然變成了長長的馬臉，難看極了。

「富順兒！」魏世昌怒吼了一聲。

「你愈來愈糊塗了，沒見過的生客也往莊子裡迎，萬一……」

「老爺子！您別發火呀！」富順兒不慌不忙的。「看來客的穿著就知道不是歹人，他說是跟你送錢來的，小的敢把財神爺往外推嗎？何況小的已經請何武師、章武師兩位守住了前廳，不會有漏子的。」

「他沒說誰教他送錢來的？」魏世昌的火氣小了一些。

「小的沒敢問，也不便問。」

「唔！」魏世昌的脾氣好像他們家的那尊火炮，發威時一聲巨響，接下來就只有餘煙嫋嫋了！

來客約莫四十來歲，穿着一件紫湖色的團綉軟緞長袍，溜光閃亮，一頂禮帽擱在茶几上，懷裡抱着一個黃色的皮包，那裡頭倒像是穿滿了『票子』，唯恐被人搶走似的。

「老爺子！冒昧、冒昧！」來客一口京片子，綳脆響亮，聲音悅耳，態度斯文，任何人都不可能對他有反感。

「敝姓夏，草字鐵山，請指教，請指教！」

說完後，立刻遞上了一張名片。

名片上印的頭銜是『寶玉古玩號店東』幾個字……魏世昌沒往下看，臉色就變了，他就站在那兒，連坐都不想坐了。

「夏掌櫃！你跑錯門兒啦！」

「老爺子說笑，這兒不是……？」

「這兒是咱們魏家，沒錯，可是魏家沒有敗家子，還不會依靠變賣祖產來過日子，你在這兒連一根稻草也買不到，兩個山字打疊，你請吧！」

「老爺子！」夏鐵山很有耐性，他仍是笑瞇瞇的。「錢不怕多，勢不怕大，老爺子何必那麼固執呢？譬如說，碉樓上那尊古炮，有人出五萬大洋向你買，你就賣，然後再化三百塊錢你就可以造一尊炮放在原來的地方，過手就賺進了四萬九千七百塊錢，何樂不爲？」

「哦?!你就是來買那尊古炮的？」

「小號可買不起，只是受人之托。」

「你出多少錢？」

「五萬大洋。」夏鐵山伸出一隻手來搖了搖。

「五萬?!」魏世昌也伸出了右手，氣呼呼地說：「你如果再不滾蛋，這『五萬大洋』就巴在你的臉上。」

「魏老爺子！這……這算什麼呀！咱們在談買賣，買賣不成仁義在啊！」

「滾！滾！」魏世昌厲吼著。

姓何的，姓章的兩名武師出現了，夏鐵山知道這筆買賣談不成了，連忙提著皮包扯腿走了。魏世昌氣得臉色鐵青，他認爲一定有人存心要買走那

中華民國民間怪異傳說苗疆神秘故事新奇電影！

蠱山遺女

月圓「蠱」月圓之夜蠱發・如萬蛆穿心・恐佈驚心！

蠱音古・係苗女用來對付負心漢的一種毒物！

導演：劉國雄

今日院線隆重放映

領銜主演　黃貝奏羅勾高趙紫　家冰之

聯合主演　葛香亭　黃蘭人　鄧珏　李欣華　鄔裕康　葛小寶　羅江　歐立保

華國電影製片廠出品

HWA KUO MOVIE STUDIO CO.,LTD.

尊古炮壞他們家的風水。

（二）

魏世昌的第四房玉夫人芳名叫做筱玉仙，是個坐了九年科班的坤角兒，在紅氈毯上剛剛嶄露頭角，就被魏世昌以銀彈攻勢而豎起了白旗。雖然她沒給魏家生下一個兒子，畢竟還有了個寶貝女兒，在九房妻妾中，她自然是有地位的。不過，她很賢淑，非但沒有恃寵而驕，反而對人親切，就連下人，都和和氣氣。因此，魏家上上下下、內內外外沒人說她一個壞字；就算她眞有什麼『壞』事，以她作人的條件，人家也不會說出來。

唯一說她壞的，恐怕只有她那寶貝女兒了。此刻魏秋雲正在跟她吵鬧不休。

「娘！妳壞死了！也不去跟爹吵、跟爹鬧，人家要去山裡獵狐，等到冬天，我身上穿的狐皮袍子是我自己獵來的，那多有意思呀！」

「秋雲！妳也老大不小的了，」筱玉仙雖然在責備女兒，却是滿臉含笑，一些兒也不敢呵斥。「算算看，到了今年冬月，就十七啦！大人要懂事，上山打獵，哪是女兒家能辦的事呀！」

「娘！什麼女人、男人呀！你忘啦！去年咱們偷偷去騎馬，何武師才教我那麼一兩下，我就奔來跑去的，可也沒從馬上摔下來呀！」

「秋雲！」筱玉仙的臉色都變了。「這檔子事我教妳絕口不提的，妳怎麼又提啦！給妳爹知道了，那還得了？」

魏秋雲非但不害怕，臉上反而出現了詭譎的微笑。

「娘！妳可讓我逮住狐狸尾巴了，妳跟爹說去，讓我帶人上山去獵狐，要不然，我就把咱們跟何武師溜出去偷偷騎馬的事給抖出來。」

「秋雲！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娘說話？」筱玉仙的臉色發了青。

「我不管！娘！我可不是說著玩兒的喲！」

筱玉仙又笑了，她似乎拗不過這個驕縱成性的寶貝女兒。

「好！好！我跟妳爹說去，瞧妳這孩子，都是我慣壞的；——春香！」筱玉仙叫了一聲。

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環應聲跑了進來。

「快去端碗蓮子湯來，給小姐喝。」

「哦！」

蓮子湯端來了，筱玉仙親自嚐嚐，說是不够甜，又親自加了糖。魏秋雲也顯得很乖順，將那碗蓮子湯喝了個一乾二淨。

（三）

這一天算是很平靜的，可是到了傍晚時分，魏家却發生了一件天般大的事情。

魏秋雲在喝了那碗蓮子湯之後，就回房午睡，看看已到了晚飯時候還不見她起來，丫環春香就去叫她，這才發現魏秋雲發高燒，身上的衣服被她自己扯脫得胴體半露，而且還囈語頻頻。

這一來，比起那尊古炮發威時還要更加震動了魏家莊院。

魏世昌急如星火地吩咐人用快車去鎭上請大夫，車馬立刻就駛出了莊院的大門。

這時，何武師悄悄地來到了魏世昌的身邊。

何武師約莫三十多歲，來到魏家七個年頭，武功好，槍法也神，爲人、作事，更是循規蹈矩，魏世昌給他的評語是『忠實可靠』四個字，因此，他在魏世昌面前說話很有份量。

「老爺子！有句話小的不敢說。」

「何浩！」魏世昌對他直呼名字、透著親切。「你在我跟前還有什麼話不好說的？」

「小姐不是犯病。」

「發高燒、說囈語，不是犯病是什麼？」

「我看是鬧狐仙。」

「胡說！」魏世昌低聲叱斥：「咱們家有那尊古炮鎭著，怎麼會鬧狐仙？」

「老爺子！狐仙是最靈不過的，小姐整日吵著要上山獵狐，把狐仙給得罪啦！」

「哦?!」魏世昌有些兒信了。

「我有個朋友，以前在道上混過，很會些法術，如今他當了道士，我去找他來看看。若是當眞鬧狐仙，他有法子驅狐，如果不是，這個消息也不會漏出去，免得別人笑話。」

「他在那兒？」

「就在鎭上。」

「好！你立刻就去。千萬記住，要守密。」

「老爺子儘管放心。」

大夫請來了，說是魏秋雲感染風寒，剛好腑內的燥火上昇，內外交迫，病情才如此嚴重，務要善加調養，開了藥方，然後走了。

然後，何浩所請的道士也到了；他手執桃木劍，一副凜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一見面，魏世昌就對他另眼相看。

道士進了房，桃木劍虛空在魏秋雲的身體上劃過，魏秋雲的軀體竟然發生了一陣顫抖。

道士打了一個手勢，衆人立刻隨著他悄悄地退出房外。

魏世昌立刻問道：「道長，情況怎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第112677號

收款戶名：時報周刊

新臺幣

寄款人姓名地址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局號：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第112677號

收款戶名：時報周刊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本聯經劃撥儲金組登帳後寄交帳戶

麼樣？」

「令媛的確是被狐仙糾纏……」

「道長確實能肯定嗎？」魏世昌一把抓住了道長的手。

「老爺子！」道士緩緩地說：「關於這種事我是不會亂下斷語的，而且事後我還要拿憑據給你瞧，所幸這個狐仙的道行不高，牠的靈魂不能距離軀體太遠，只要將牠抓住，小姐就會復原了。」

「怎麼個抓法呢？」

「我自有辦法。」

這位道士眞像是法力無邊的樣子，他先畫出圖樣，敎人立刻在前院的廣場上搭起一座鎭妖壇台，然後他又將何浩拉到一邊，交代了許多事情，他將帶來的一大疊符咒交給了何浩。

何浩立刻帶人展開了行動，他先將通過護城河的幾處吊橋拉了起來，斷絕通路，然後又將那疊符咒一張張地沿著護城河佈滿，分別用石塊壓住。

魏家的人手多，那座高達九尺的鎭妖壇台，立刻就用七張八仙桌，疊成三層而搭了起來，週圍一圈，閃亮著七七四十九盞招魂燈。

道士披上了法衣、上了壇台，開始作法。

魏家上上下下、裡裡外外，肅穆寧靜。魏秋雲雖是個女兒，畢竟也是魏家的一條命根子。

（四）

魏世昌焦灼地待在書房裡，何浩看看一切都停當了，就端了些酒菜去陪他喝酒；的確，魏世昌對他是另眼相看的。

「何浩：說正格的，我可不相信什麼狐仙不狐仙的，你那位朋友眞的可以信賴嗎？」

「老爺子！您想想：您待我恩重如山，沒拿我當下人看待，我能給您捅漏子嗎？剛才他向我保證過，最遲在天明的時候，他一定可以將那頭妖狐生擒活捉。」

「如果他眞有這種本領，我倒躭心了。」

「爲什麼？」

「他要是殺了那頭妖狐，咱們不是跟狐狸結上了仇嗎？狐狸也有子子孫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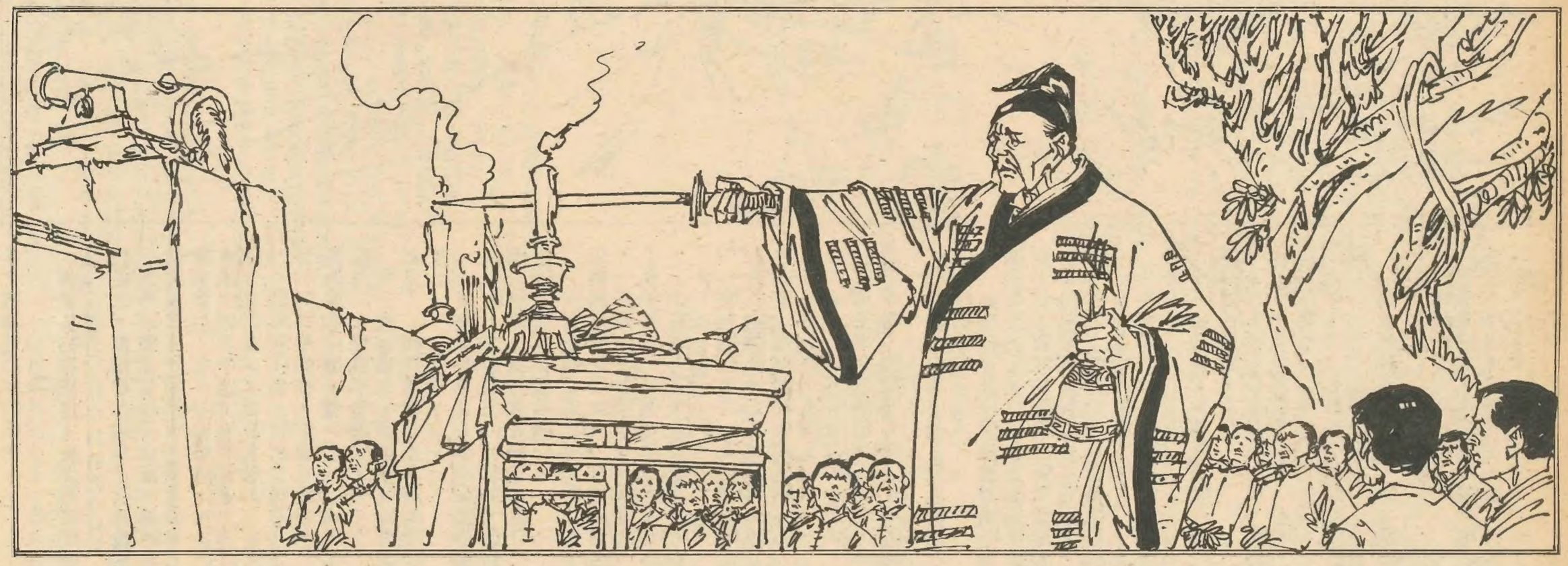
「老爺子！您放心，我已經關照過他，如何處理那頭妖狐，要他帶到別的地方去處理，不干咱們的事呀！」

「唉！只要能救我那寶貝女兒，什麼後果我都不去想啦！」

書房中也有睡榻，兩人喝了一陣酒，魏世昌有點兒累，就靠在睡榻上睡著了。

何浩爲他的主子蓋上了絲被，然後悄悄地走了出去。

他往後院走，很仔細地巡了巡，在



一棵槐樹下，他發現了一個人影。

「誰？」他喝問。

「我！」是筱玉仙。

「哦！原來是四夫人。」

「何武師！我眞有些躭心。」筱玉仙的語氣很緊張。

「四夫人不必躭心，我何浩作事一向是穩紮穩打，一到天亮，就功德圓滿了。」

「唉！」筱玉仙輕輕地嘆息了一聲。

女兒情況危急，作母親的憂心忡忡，那是很自然的現象。

（五）

天終於亮了。

道士經過了一夜的作法，絲毫沒有疲勞的現象，仍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魏家上上下下有幾十雙眼睛在看着，魏世昌也醒了；他們都要看着他捉狐拏妖。

可是，狐狸的影子都還沒有見着哩！

這時，只見道士像發了瘋似的揮舞着手裡的桃木劍，突然大喝一聲，桃木劍向前一指。

大夥兒順著桃木劍指著的方向看過去，他們只看到了那尊古炮！……

「瞧！」何浩突然叫了一聲。

瞧什麼呢？

何浩又在嚷：「妖狐躲在炮筒裏。」

他這一嚷，大夥兒全看見了，可不是，炮口露出白茸茸的毛，那不是狐狸尾巴嗎？

牠只顧將自己的身體掩藏起來，却沒當心將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道士的桃木劍始終指著那個方向，也許他是用劍的法力將那頭妖狐鎭住，使牠無所逃遁。

何浩顯然早就經過那位法力無邊的道長的授意，他拿出一根長竹竿；那根竹竿的竹節全部打通，穿進一根繩索，在竹竿的前端露出一個圈套。他將那根竿套交給了他手下一個護院莊丁，而且向那莊丁低聲囑咐了幾句。

莊丁走到碉樓的底下，雙手高擧竿套，雖然他的雙手有些顫抖，繩套仍然套上了那條從炮口露出來的半截狐狸尾巴，然後從下端將繩套收緊。

捉狐拏妖的行動已經到了最高潮，整個廣場上黑壓壓一遍人頭，却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道士的左手在揮動，示意所有的人向後退，大夥兒誰敢不遵，連忙向後閃避。等大夥兒都退到一個相當距離的時候，道士右手中的桃木劍猛地往下一壓。

那個雙手緊握竹竿的莊丁就猛力一拉。

時報
每本 15 元

新聞／知識／趣味／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內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371-3141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通信欄
茲新續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 址：
●電 話：

大夥兒的眼睛誰也沒有眨動，誰不想看看狐狸被拉出來的模樣兒，這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但他們並沒有看到狐狸，只聽到轟然一聲巨響，煙硝瀰漫，整個碉樓都崩塌下來。

現場一陣凌亂，人們爭相奔走，唯有何浩奮不顧身地衝了過去，瀰漫的煙硝立刻吞蝕了他的身影。

那個莊丁仍然緊握著那根竹竿，他已經被嚇呆了。繩套上只有一條狐狸尾巴，並沒有狐狸的身體。

事後有人說，那頭妖狐跟道士鬥法，雖然牠敗了，但牠鼓氣炸塌了那尊古炮，免得牠的同類再被『鎮』住，自然牠的身體也炸成碎片了。

眞實的情況如何呢？

（六）

正是大雪隆冬的季節。

一座寧靜的莊園裡搬來一對夫婦，在他們來此之前，僕婦們早就僱妥了，顯然，他們是很有錢的人。

男的是何浩、女的是筱玉仙，這大概是任何人都沒想到的事。

女的是潛逃，男的是拐帶，可是，任何人也看不出來。當他們的套車在莊園門口停下時，立刻就被僕婦們迎了進去。

「這兒不錯吧?!」何浩得意地問。

「哎呀！」筱玉仙嬌滴滴地說：「你辦的事兒那會錯呀！要不然，我會把終身託給你嗎？」

「瞧！」何浩指著庭園的花木。「都是妳喜歡的，就好像妳還在原來的地方，只是男主人換了。」

「也缺少了我的寶貝女兒。」筱玉仙說到這裡，眼光紅潤起來。

「玉仙！」何浩柔情萬千地說：「妳還年輕，妳要生多少兒女都可以，我可不是魏世昌啊！」

「何浩！你教我在蓮子湯裡讓秋雲吃下去的那種藥，以後不會危害她的健康嗎？」

「玉仙！妳放心吧！那種藥吃下去只會使人發燒一個晝夜，事後不會有害的，這幾個月她不是鮮蹦活跳的嗎？」

「我老覺得對不起我的寶貝女兒。」

「玉仙！別去想啦！……倒是有一件事使我放心不下。」

「什麼事？」

「魏家的祖宗留下那麼多的金銀珠寶，埋在那尊古炮下面，魏世昌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我猜想一定是他們家那一代的先人想在臨死的時候才告訴他的子女，也許死得太倉猝，來不及交代兒女了。」

「玉仙！要不是妳翻閱前人的書劄，發現這個秘密，咱們就算能天長地久，也沒法子過這種富有的日子呀！」

「何浩！要不是你想出來的詭計，那些金銀珠寶不是仍然埋在那尊古炮下面嗎？」筱玉仙嬌媚地笑著。「何浩！你的主意也想得眞絕。」

兩人邊說邊走進了金碧輝煌的廳堂。

僕婦正要奉茶，却見有個熟悉的人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那個人的身後還有十來個剽悍精壯的漢子。

那個人是何浩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是章武師。

在這一瞬間，何浩的臉色大變。

「老何！」章武師緩緩地說：「那的確是一條妙計，不過，你却犯了一個錯誤。」

何浩無言。

章武師又緩緩地說：「你應該連絡山中的獵戶，收購一條眞正的狐狸尾巴，結果你却用了四夫人的狐皮圈領子，那是咱們老爺子親自在皮貨行裡買的，老爺子一眼就認出來了。」

何浩絕沒有想到他一直在狐狸尾巴上面施展詭計，却沒想到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欣見「頭腦的遊戲」開創兒童專欄新途徑

讀者 李瑞凌 敬上

當我首次看到時報周刊中「頭腦的遊戲」時，我感到萬分的喜悅，國內刊物的兒童版總算有了突破的前途。

這個「頭腦的遊戲」，讓孩子們的思想靈活的運轉，正的、反的、直的、橫的，從各種角度來探討一個問題的解答，這是多麼有趣而又充滿教育意義的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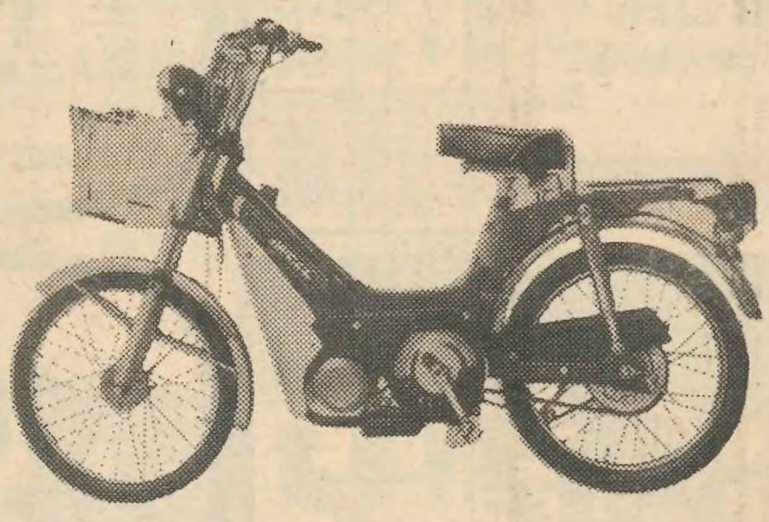
例如創刊號中的問題：「有一輛公共汽車，每一個座椅都坐著兩個人。不過，其中却有一個椅子上坐著三個人，請問這是爲什麼？」

我拿這個問題問班上的學生，有的說是那張椅子特別大；有的說是椅子上有個襁褓中的小娃兒或是個撒賴的小孩；還有說是三個好朋友捨不得分開，要擠在一塊兒說笑……等等。

這世界上，原本就存在著許多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人們憑著思考各種情況的利弊得失，而當機立斷採取一種對策，可是我們教育中却缺少了這個訓練，因此，不少學生一旦離開學校，常感到徬徨無依，他們缺乏思考的能力去處理課本以外的事情；同時也埋葬了激發創造的想像力與美化生活情趣的幽默感。

數學原本是訓練思考力的一門學科，然而却常因爲教材教法的不當，而無法發揮以抽象的意義創造具體的分析研判能力，目前，時報週刊「頭腦的遊戲」專欄，正以有趣的題目，來開創另一條途徑，帶領小朋友甚而大朋友，走進思考的美麗園地，是令人欣慰也令人振奮不已的！謝謝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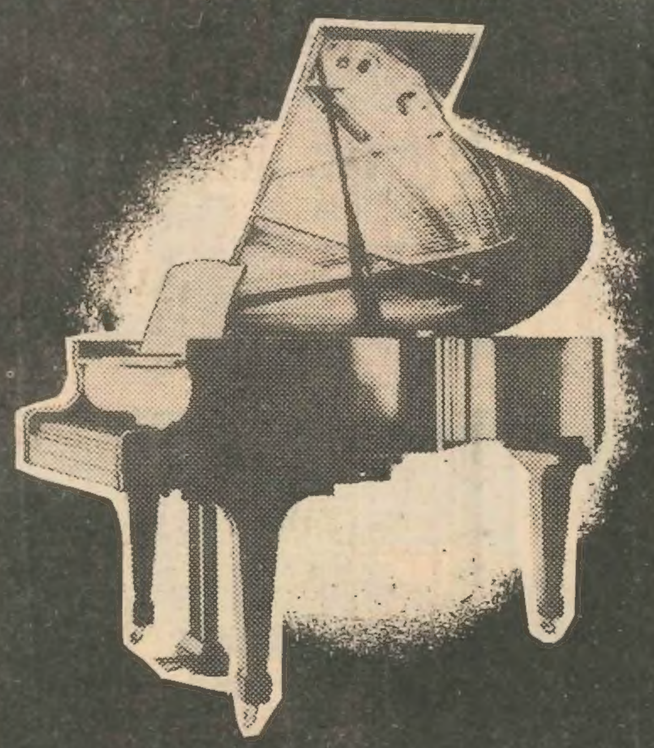
從任何角度看 小天使50，都是最方便、最安全、最經濟、最實用的機踏兩用安全車權威！



小天使50 Deluxe《家用車》 Super Deluxe《商用車》

泰洋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永康鄉塩行2-26號TEL: (062)258161

河合鋼琴·盡善盡美



河合鋼琴 電子琴 KAWAI

台灣總代理 東和樂器股份有限公司

七星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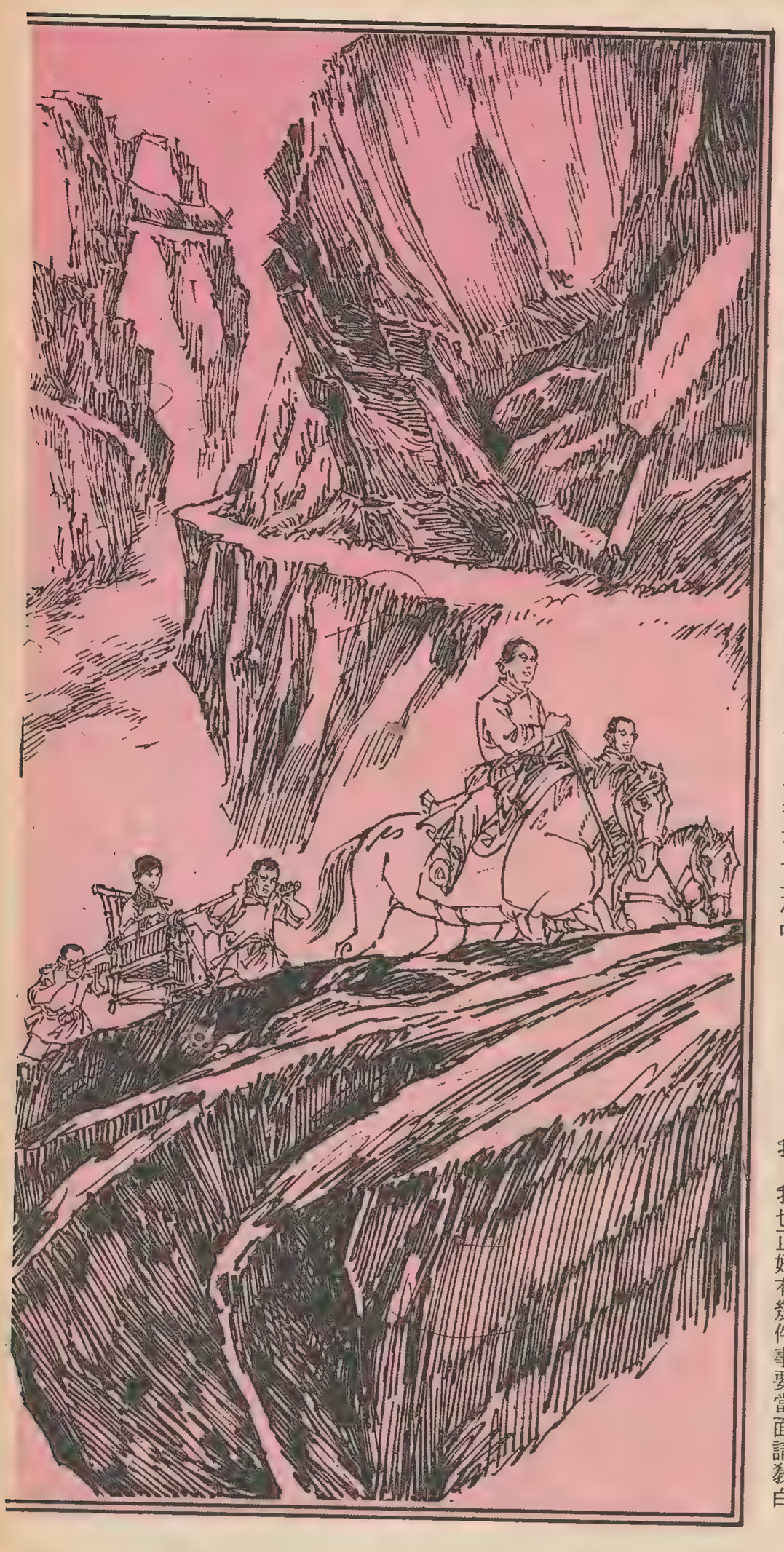
傳奇中的傳奇
詭計連環故事

●文／杜飛
●圖／海虹

你們的故事，一定在電影或電視中看過吧。錢財是存在的，不過，在這片刻間，人生活在不斷的生死搏鬥中。人除了殺人外，還有別的職業嗎？沒有。所謂職業兇手，就是爲錢而殺人的。

最數？最數？最數？

大將軍，最高官位的兇手，最高官位的兇手，最高官位的兇手



他們的目的地是一座山莊。

這座山莊倚山來建，並不十分廣闊；這個山莊有個特色，就是它的色調幾乎完全以白色爲主體，在青色山脈的襯托下，再加上夕陽餘暉的照射，顯得鮮明而又瑰麗。

山莊的主人一定是個孤絕棄世的人，這從山莊建造的地勢上就可以看出來；山莊的背後是絕壁，兩側則是懸崖，正面剛好有一道塹溝，溝上搭了一座長約二十尺，寬約二尺的軟橋，車馬均需在塹溝這邊停住，人再步行過轎。車棚、馬廐都建造在塹溝的這邊。

來到軟橋的前面，才發現山莊的大門前有一樣特殊的裝飾，在一個雕刻非常精細的坐獅像上插了七根紅漆木桿子，每一根桿子的頂端都掛了一盞星狀的油紙燈籠，每一盞燈籠上都寫着不同的姓氏……不！桿子是七根，沒錯；燈籠却只有六盞，其中一根桿子是空着的。

這兩馬和這乘軟轎剛在軟橋前停下，山莊的大門就開了，出來兩個精壯的漢子。他們的皮膚都很黑，但他們的衣服却都是雪白的。

兩匹快馬上的人早就下了馬，其中一個已健步通過了搖搖幌幌的軟橋，向那兩個白衣精壯漢子低語了幾句，然後他們三個人一起走了過來。

那兩個白衣漢子沒說過一句話，他們接替了原先抬扛軟轎的轎伕，將軟轎抬進了莊子；當他們穩定地走過那座軟轎時，可以看出他們的武功底子相當深。

兩匹快馬，以及馬上人，還有那兩個轎伕，都留在山莊外面了；這乘軟轎可以直進山莊，可見轎中人必定具有很特殊的身份。

一進山莊大門，就是偌大的廣場，沒有一根草，沒有一株花，却擺滿了石頭、石擔子等等練功夫的器具，還有練槍的靶子；在另一邊設有繩橋、獨木橋、吊環、槓子……等等，那是用來練身手的。由此可見，主人是個尚武者。

軟轎通過偌大的廣場，登上七層石階，在大廳的門口處停了下來。到現在爲止，除了那兩個扛抬軟轎的白衣漢子之外，莊子裡還沒有出現第三個人。

兩個白衣漢子一左一右地掀起了轎簾。

轎中人終於亮相了，這個千嬌百媚的年輕女人，年齡絕不超過二十五歲，姿色不惡、不俗，穿戴華麗那是不必去形容了；值得一提的是她的鎮定與從容，她約略地向四週打量了幾眼，然後深深吸了一口氣，山中清新的空氣似乎使她精神一振。

那兩個白衣漢子放下轎簾，彎腰作出肅客的姿態，那年輕女人也就從容地走進了那間大廳。

大廳陳設相當講究，傢俱都是紅木的，壁上字畫琳瑯滿目，幾件古玩擺設，也都是上上之品。

廳中無人。

這年輕女人曼聲問道：「白爺呢？」

「請夫人稍坐！」其中一個漢子恭聲回答，然後雙掌輕輕一拍。

立刻有一個丫環飛步而進，手托茶盤，奉茶待客。這山莊已出現了兩男一女，都是下人，但他們都是彬彬有禮，顯示他們曾經受過相當的調教。

當那個丫環和那兩個白衣壯漢退去之後，主人立刻就出現了；女客在非常留意的情況下竟然沒看清楚他是從那裡進來的。

主人約莫三十剛冒頂，剛經修剃的面頰顯得有些發青，他穿著一件雪白毫無摺痕的長衫，再加上他臉上永遠浮著令人賞心悅目的微笑，任何人一見他之後都會毫無疑問地給他一個「溫文雅儒」的褒評。

「白爺嗎?!」女客似乎有些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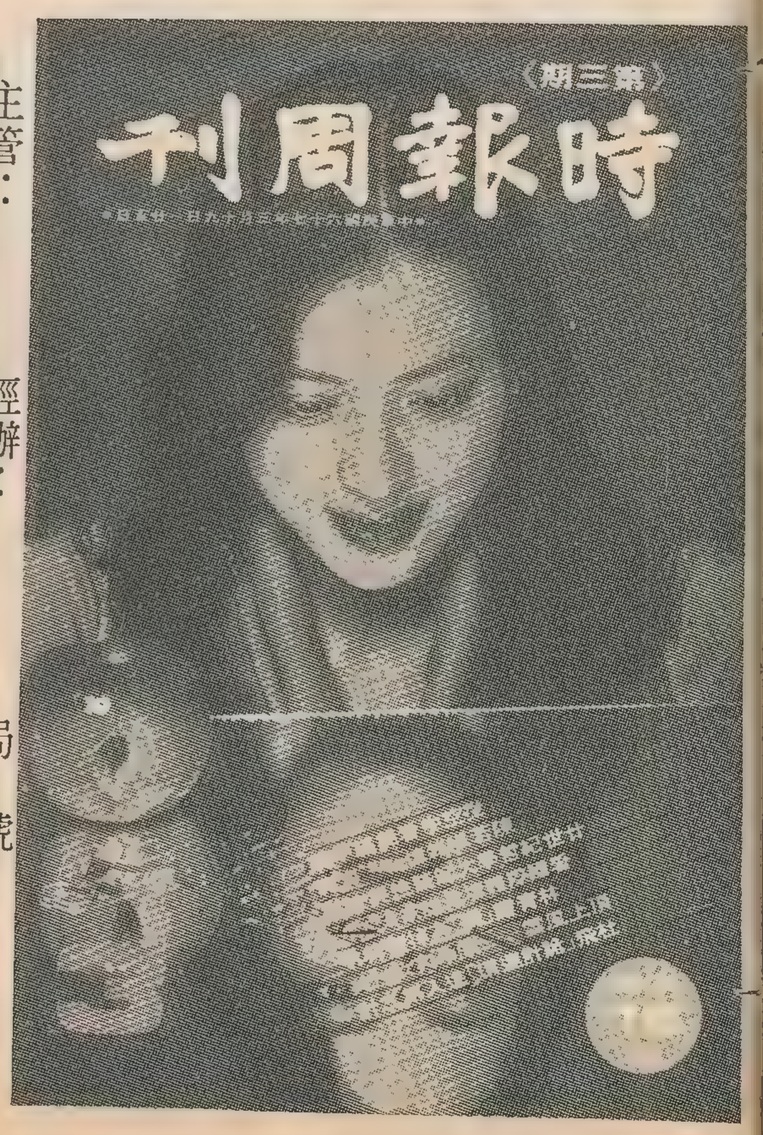
她應該意外，她歷時三個月，經過難以計算的轉折，又跑了三百多里路，並不是爲了會晤這個文質彬彬的白衫文士，是要會晤聞名江湖道上的殺手白七呀！

「在下白七。」的確是白七；溫文雅儒的外表正好是他最佳的掩護。「夫人！咱們還是趕緊談正事吧！你們還要在天色黑盡之前通過那條崎嶇不平的山道。」

「白爺！該談的早就經過中間人傳過話了，聽說有一件事白爺要當面問我；我也正好有幾件事要當面請教白

郵政劃撥儲金單款存
收款帳號：第112677號
收款戶名：時報周刊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第112677號
收款戶名：時報周刊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本聯經劃撥儲金組登帳後寄交帳戶



爺，所以就……」

「夫人！咱們長話短敍、節省時間……首先我要問一件事，那個人是誰？」

「白爺！我已經敎中間人傳過話，你要三萬大洋，我付六萬，條件就是白爺不得事先查問那人，你們見面，由我安排」。

「夫人！這對我來說，是件非常危險的事。」

「可是，價錢也很高。」

「夫人！我答應接下這筆買賣，並不是因爲妳肯出雙倍的價錢，而是覺得我在殺手生涯中從來沒像這般捉迷藏似的買賣，倒也蠻有趣……不過，我要問問，那個人有該殺的理由嗎？」

「白爺！這倒是新鮮事兒，」女的口氣有些鄙夷的味道：「一個專爲錢而殺人的殺手，也會問問那個被殺的人有沒有被殺的理由。」

「我並不完全是爲錢而殺人。」

「替天行道？」

「夫人！請別挖苦我，在出手的那一瞬間，不但手上需要力量，心中也需要力量。」

「白爺！過去你已經撂倒了六個人，其中四個是惡名昭彰的黑道梟雄，沒話說，該殺，另外兩個人也都有該殺的理由嗎？」

「夫人是說無雲法師和清河縣的崔文浩？」

「是的。」

「如果夫人能保證守密，我倒可以談談他們兩個人。」

「好！我保證守口如瓶。」

「先說無雲法師，他不守清規，是個花和尚，而且還豢養打手……是當地善男信女集資委託我將他放了血……」

「崔文浩呢？」

「爲富不仁。」

「爲富？不仁？這話確實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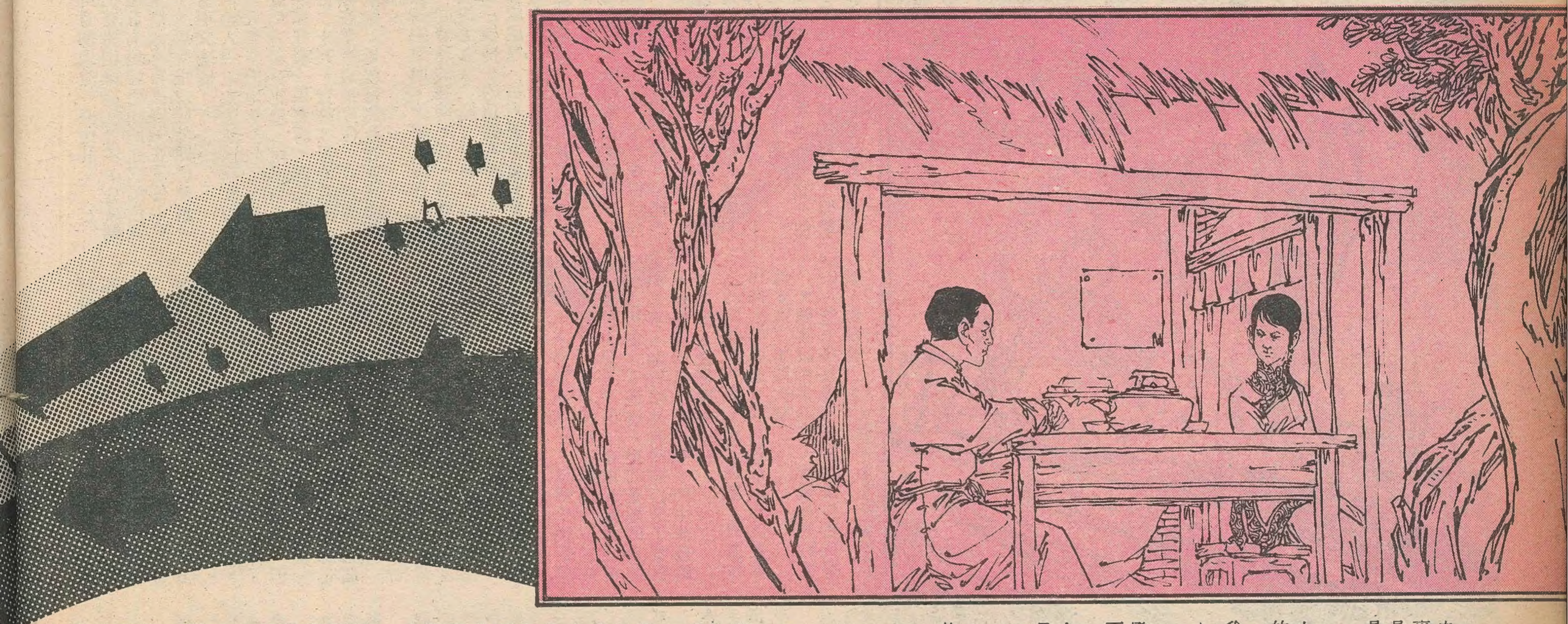
「他幹過一任清河縣的縣太爺，那一任縣太爺不刮個三、五百萬的油水？他卸任後生活也過得挺愜意的，黃河決堤、四鄉八鎭的人都捐款修堤，他捐了五塊大洋；道上的兄弟向他借錢，他以『兩袖清風』四個字就回答了。道上的兄弟當然不舒服，把他擄了去，想不到他的家人搬來了偵緝隊，逮了三個人，兩個殺了頭，一個如今還關在黑牢裡，那筆買賣我只收半價，因爲我也算是道上的。」

「白爺倒很夠義氣。」

「夫人！妳該回我一句話啦！」

「好吧！我簡單地說：那個人心狠手辣，人性絕滅，你說這樣的人該死嗎？」

「如果眞是那樣，他的確該死。」



「那就行了。」女的掏摸出一個桑皮紙的封套，放在白七的面前。「這裏面有十二張面額五十大洋的莊票，是山西太原府『泰順錢莊』的票子，是你指定的錢莊，請你點收。」

「謝啦！」

「白爺！有件事我要順便請敎你，山莊門口有七根桿子，上面掛著星狀的燈籠……」

「哦！那是爲死鬼吊掛的招魂燈，我並不想寃魂纏身，夜夜作噩夢呀！」

「白爺！桿子上還缺一盞燈。」

「是的，這筆買賣作完之後，七盞燈就掛滿了，我也就金盆洗手，退隱不出了。」

「好！」女的站了起來。「告辭了！九月初九、午時、朱馬店辛家酒樓見面，請記住。」

「準時到！」

當女客出門的時候，白七算算日子，今兒初六，還有三天；三天以後，他就是一個山林隱士了。

3

九月初九，朱馬店。

這天是重陽節，可是這個在豫東平原上的重鎭却無『高』可『登』，因此，這個節日對朱馬店的人們來說，並不十分重要。

不過，九月初九這一天對某些人還是很重要的，譬如說白七吧！他之所以能在黑道揚名，能够活到現在，就是因爲他小心謹愼，從不鹵莽。這一次他雖然有些兒『藝高人膽大』，却是由於他作了精確的判斷：那位女僱主不可能與江湖道沾邊，那麼，對象就不是江湖人；再從她所說的『心狠手辣、人性絕滅』八個字來估計，對方可能是個負心漢、薄情郎；這種人對付女人可能有一套，對付他這個殺手却一點門兒也沒有。

儘管如此，他還是作了最妥善的安排，袖筒有刀，靴筒有刀，在後頸下端一個小皮囊中還藏了一把小型白朗寧手槍；那支手槍化費了白七一筆爲數不少的錢，還害他化費了將近半年的時間來練射，而他一次都沒有用過，他喜歡悄沒聲地作完他的買賣。

白七喜歡白色，可是他今天身上却找不到一絲白色，這正是他的高明處、狡猾處；即使有人見過他之後再向第三者描述他，那第三者也無法一眼就將白七認出來。

午時，是酒樓最擁擠的時刻，白七眞不明白那位女客何以在這個時候約

通信欄

茲續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 址：

●電 話：

他在這種地方見面；不過，這也有好處；人多，他就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辛家酒樓是上下兩層，立秋之後，涮鍋子就上市了；這家專賣羊肉的酒樓除了涮鍋子之外，也賣羊肉餡兒餅、羊肉包子之類的，上門的食客可眞不少。

白七在二樓一個角落裡找到了一副單座，他很喜歡這個位置，因爲他可以一掃全場，而別人却不一定會注意到他。

叫了一盤羊羔、一碗羊雜湯、四個餡餅兒，外加四兩二鍋頭，慢條斯理地喝了起來。白七並不拿杯；拿杯誤事的例子他看得太多。微醺不但是一種享受，在對敵時也會讓敵人產生『對方不過是一個醉鬼』的錯覺。

當白七喝到第二杯酒的時候，那位女僱主來了；她的打扮和白七在三天前見面時又不同了；她的眉毛畫得細細長長的，鬢邊還插了一朵絲緞作的花兒。那年頭，這種打扮的女人多半是風塵中打滾的。白七不禁暗暗奇怪：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還是她故意作這樣的打扮？這樣一個女人怎會一出手就是六萬塊大洋？她這一輩子也沒法子賺這筆錢呀?!

最令白七感到訝異的：是她沒跟白七招呼，一個人在另一副單座上坐了下來。

這內中當然有原因，白七也就不便主動去和她打招呼了。

女人叫了一碗羊雜麵，小二給她送麵的時候，她向店小二低語了幾句，只見店小二點點頭。然後，那店小二又幌幌悠悠地到了白七的面前。

「爺們！酒够麼？」

「够了！」

一個小紙團很技巧地塞進白七的手掌心，白七等店小二離去後輕咳了幾聲，又掏出一塊手絹來掩嘴，藉這個動作展示了那個小紙團。

紙上寫著娟秀的字：

『東頭，吳記酒坊，飯後見。』

白七將紙團包進手絹中，放入了衣袋。

這位女僱主很神秘，但也很謹愼，這很對白七的胃口；也使得白七逐漸有了安全感。

安全感對於一個江湖殺手來說，是很重要的。白七的食慾不禁大振，眼面前的東西一會兒就風捲殘葉般光了。

4

吳記酒坊的二鍋頭是有名的，店堂裡設了幾副座頭，如果客人帶菜來，他們也接待。剛從蒸鍋倒出來的酒，燙燙的，顯得格外香。

白七來的時候，那位女僱主已經在了。

她笑瞇瞇地迎上去：「爺，沒想到在這兒遇上您了，我可得好好陪您喝幾杯……小二！打一斤二鍋頭，再麻煩你去辛家酒樓切一斤白肉，賞錢多給！」

「行！」店小二吆喝了一聲。

看樣子，她在這家酒坊很熟。

二人在一副座頭上坐了下來。

「白爺！以往，你都用什麼武器來對付敵人？」

「各種武器。」

「能够說詳細一點嗎？」

「刀、繩、或拳脚。」

「如果我要這個人死後七孔流血，該用什麼武器？」

「用毒。」

「那就用毒藥去對付他。」

「夫人！如果用毒，妳又何必化六萬塊大洋來找我？妳自己也行。」

「他不會吃喝我給他預備的任何食物與飲料。」

白七現在並沒有用耳朵，却在用眼睛，他要仔細觀察：這個女人到底有沒有在玩花樣。

「這裡每到晚上就有流動的粉頭來串場子，她們爲客人侑酒，也可能陪客人去客棧……那傢伙每晚都來，有了三分酒意之後就喜歡和陌生的酒客搭訕，你就有機會下手。」

「夫人！請注意一件事情：我是殺手，不是陰謀小人。」

「白爺！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你已經收了我的錢，而且答應一切由我安排；除非你寧願作一個背信的人，當然你也要退還我那十二張莊票。」

白七楞住了，他似乎沒想到這個年輕的女人會如此棘手。

「好！妳先說說妳的主意吧！」

她拿出一塊白色的手帕交給白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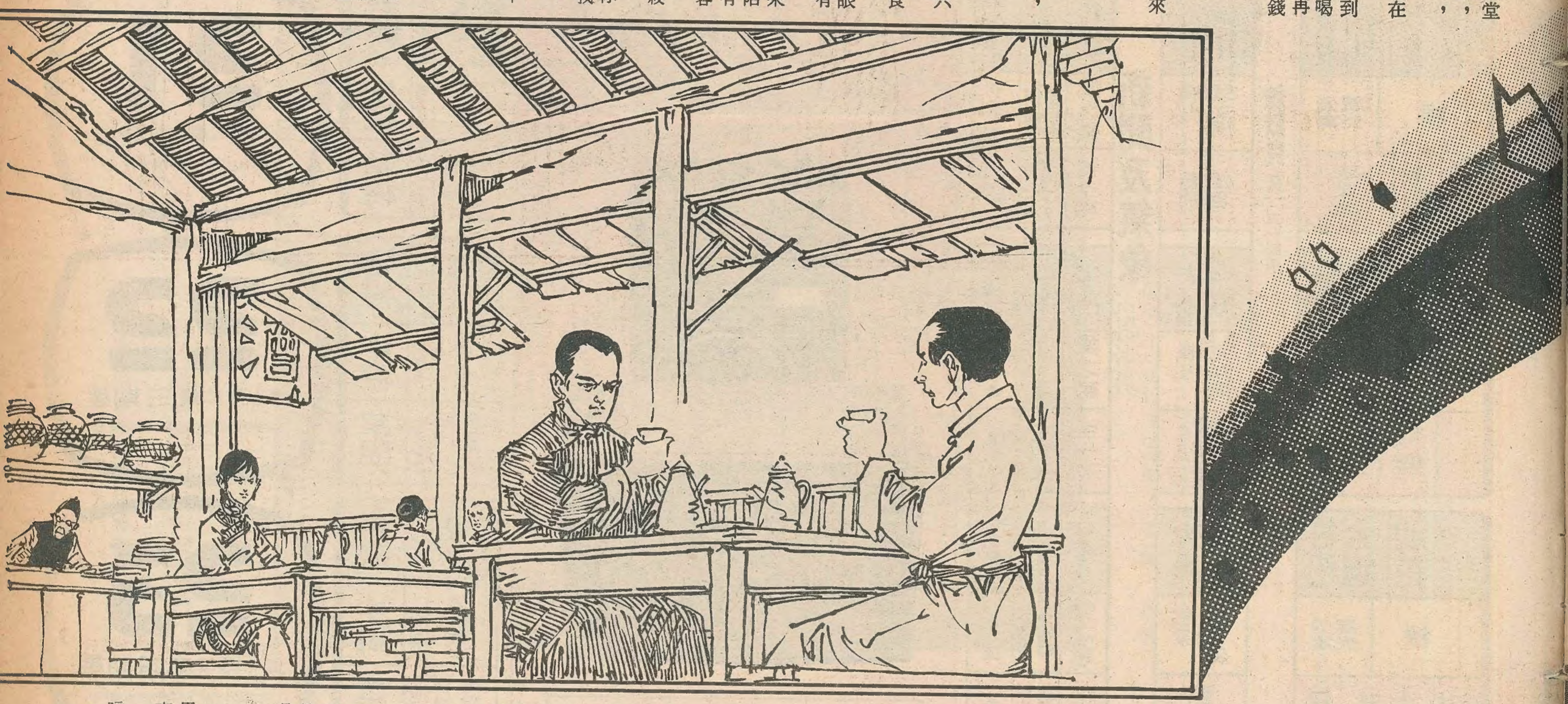
「這幹什麼？」白七訝異地問。

「這塊手帕浸過最烈性的毒藥，當他和你搭訕之後，一定會與你同桌共飲，你就叫店家重整杯盤，再打一壺酒來，你用這塊手帕爲他擦拭酒杯，你明白了嗎？手帕上的劇毒會沾上他的酒杯，同一個壺中倒出來的酒，他中毒死了，你却安然無恙，侑酒的粉頭也沒事……懂了麼？」

這個安排的確很妙，白七心裡想。如果他還要從事殺手生涯，這女人倒是個很會出詭主意的好幫手。

「晚上妳會在這兒嗎？」

「在。」



「幹嗎？」

「侑酒。」

「那傢伙與妳有什麼深仇大恨？」

「他是女人最最痛恨的那種男人。」

白七暗自得意，因爲他的判斷沒有錯。

「好！夫人！我按照妳的安排去作。不過，我要先說一句：如果他今晚沒來，或者他來了沒答理我；或者他喝下了酒沒有死，都不干我的事。我拍拍屁股走路，妳以後也別再找我，當然我也不會退回那十二張莊票。」

「就這麼說！」女人很爽氣地答應。

「一言爲定？」

「當然，我是很乾脆的。」

「晚上見。」

5

上燈時，吳記酒坊果然十分熱鬧，鶯燕穿梭，笑語頻頻，氣氛顯得格外樂和。白七進門就看見他的女僱主一個人坐在那兒，有客人過去跟她搭訕，她總是搖搖頭，然後一個微笑，輕輕說聲：「我在等人。」

白七帶來一包滷菜，找到座位坐了下來，有粉頭過去搭訕，他也留了下來。

當白七喝光了四兩小壺之後，來了一個相貌不惡的年輕人，在那位女僱主的目光暗示下，白七知道他要下手的對象來了。

那年輕人一進就嚷了起來：「白蘭花！好久不見了嘛！怎麼?!妳又出來混啦！過來，陪小爺喝幾杯，只要小爺高興，賞妳個塊兒八毛的，够妳吃喝十天、半月的。」

「你滾到一邊去吧！」女的惡狠狠地說：「我寧可陪盡天下男人，就是不陪你。」

「放心！」那年輕人也尖酸刻薄地說：「天下女人死絕了，我也不找妳。」

他大概是個闊公子，他的話聲還沒落，就有好幾個粉頭簇湧過去。而他的目光却落在白七的身上，人也走了過去。

「這位大爺！不常見啊！」

「路過。」

「那敢情好，一個人喝酒最沒有意思，咱們併個桌子，吃喝全由小弟作東。」

白七眞沒想到會那麼順利，他心裡暗想：你這小子自己要往鬼門關上闖，老子就送你一程吧！

二人互通名姓，又說了些寒暄的話，白七豪情地叫小二重整杯盤，當然又叫了一壺新酒。他完全照著女僱主的安排去作；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用那塊雪白的手帕爲對方擦拭酒杯。

他用力地擦拭，重覆了好幾遍；唯恐毒藥沾得不够似的。

酒斟上，二人相互敬酒、相互乾杯。白七早就拿定了主意，當對方往後一倒，背脊還沒著地之前，他就撤腿走人，絕不多留一眨眼的時間。

二人一連喝了三杯，白七突然發現那位女僱主對他陰陰地笑，那種笑令人感到背脊上涼颼颼的；再看看對面那個年輕人，也在對他陰森森地笑。

他們在笑什麼？爲什麼笑得那樣陰沉？

他突然發覺他的手足在麻痺，緊接著，腑內的肚腸也在强烈的抽搐。那位年輕漂亮的女僱主的面孔也在模糊、變化；一張面孔變成了兩張、三張……六張，都像以往被他殺死的那六個人。

在他意識還清醒的那一瞬間，他就在想不透他是中了一個什麼樣兒的詭計；在座的好幾個粉頭不是喝了同一只壺中倒出來的酒嗎？

有許多毒藥，需要兩種東西混合起來才會產生毒性。譬如說甲魚與莧菜、桂花與鯉魚，……他原先喝的那壺酒中滲有某一種毒藥，第二壺酒中又滲入了另一種毒藥，只喝任何一壺酒都無害，兩壺酒的藥性在很短的時間內混合在一起，就會產生强烈的毒性。至於那塊手帕只是一塊雪白的手帕，上面啥也沒有。

至於那位年輕人，當然也是那位年輕漂亮的女僱主所安排的。

（六）

當晚，山莊前那根空著的桿子頂端掛上了第七盞星狀的燈籠，因爲是加工趕製的，還來不及上桐油，那只是一盞白紙燈籠。

燈籠上也沒有寫姓氏，其實，也不用寫什麼，一盞『白』色的星狀燈籠，又是第『七』盞，代表誰那還不明顯嗎？

這一晚，有一個人必定非常愉快。

那就是山西太原府泰順錢莊的少東，因爲從此以後少奶奶就會安安心心地待在錢莊裡了，父仇不報，她是永遠難安的。同時，也可慰岳丈崔文浩的在天之靈。

至於那十二張莊票，面額六萬大洋是不會來兌現的，白七如今置身的那個世界用的是冥幣，不用大洋。也許他還要賺進一筆錢，因爲白七的錢存在這兒；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他的愛妻才有法子搭上了白七這條線。

傳奇中的傳奇

詭計連環故事

猛虎過崗

●文／杜飛

●圖／海虹

一個江湖術士在變戲法，他將兩塊大洋放在桌上，其間保持一段距離，然後又用兩只碗將大洋覆蓋，輕輕吆喝一聲，當他再將覆蓋的碗揭起時，原先分別放在兩處的大洋已經跑到一起去了。有人問起這套戲法叫做什麼名兒，他說：這叫做……

（一）

提起北平天橋，即使沒去過北平的人也不會陌生，有太多的文章，太多的戲劇以及太多的故事都會提到那個地方：那兒百藝雜陳，龍蛇混雜。提起天橋，大夥兒都會充滿好奇與神秘。

民國初年，天橋有個變戲法的術士瘸虎子，瘸，是因爲他的腿略略有點兒小毛病，那個名兒大概與他所變的戲法『猛虎過崗』有關了；那套小戲法變得的確非常神奇而又生動，他在天橋天天都是變這套戲法，可是，看的人不會覺得膩，誰都知道這是他的手法快過了別人的眼睛；也有許多捉狹鬼千方百計想要抓住他的『把柄兒』，教他『猛虎』『過』不了『崗』，可就是沒法子。

瘸虎子是個光棍，靠那種小戲法混生活，除了能塡飽肚子之外，休想攢積幾文，沒錢當然就別想討老婆；因此瘸虎子年過四十仍然是一條光棍。

這一天，黃昏時開始下起了陣陣細雨，瘸虎子是路邊場子，連個頂棚都沒有，一下雨，就只有待在屋裡睏大頭覺，連下個十天、八天雨，要是燒餅店掌櫃的不肯賒帳，瘸虎子就要餓肚皮了。

瘸虎子挨餓受凍早已成了習慣，這陣小雨倒沒有教他發慌，現在是深秋，這種小雨不會連綿數日的。他喝了一碗羊雜湯，還叫了一小壺燒刀子，打算好好睡個覺。

他住的是大雜院，只佔了一間房；那間房簡直像個垃圾堆，光棍的居室髒亂到什麼程度那是可以想見的，但是誰也想不到在這個亂糟糟的垃圾窩裡竟然有一位貴客；而且還是一位女客。

瘸虎子有些醉眼迷離的，如果不是那股子撲鼻而來的酸臭味比他的酒氣還要濃厚，他一定懷疑自己是否跑錯了屋子。

那位女客穿著非常光鮮，既年輕、又漂亮，瘸虎子只有在月份牌上，或者香菸卡片上才見過這麼標緻的娘兒們。

「你是瘸虎子麼？」聲音像一串鈴子在敲動，叮噹繃脆，讓人耳朵都能聽出油來。

「是……是呀！」瘸虎子突然變成結結巴巴的。

「坐呀！」眞逗！她倒像是這間屋子的主人了。

瘸虎子根本就沒有地方坐，能坐的地方只有那張搖搖幌幌的床，那娘們坐在床邊上，他能挨過去坐嗎？

那娘兒們拍拍她的身邊，硬是要瘸虎子挨著她坐。瘸虎子可沒這個種，竟然一屁股在潮濕的地上坐了下來。

「我看過你變的戲法，叫什麼來著？猛虎過崗是不是？可愼絕！」

「姑娘您誇捧！」對方一直很親切，瘸虎子逐漸神色自然了。

「我看了不只一次，橫看豎看斜著看，都看不出一丁點兒毛病來，那是眞工夫麼？」

「那當然啦！」瘸虎子抓住機會大吹大擂！「我從小就練過奇門遁甲、五鬼大搬運，要不是師父的嚴命，我可以將泰山搬到北平城裡來。」

「喝！你可眞有本事，你師父是誰？」

「茅山道士。」瘸虎子藉著幾分酒意，信口開河。

「茅山?!茅山在那兒呀？」

「很遠、很遠！」天地良心，瘸虎子也不知道茅山在那兒。

「瘸虎子！你吹牛，要是你眞有本事，爲啥不去搬銀行金庫的大洋錢，還要過得這麼窩窩囊囊的？」

「姑娘！這妳可就不明白啦！奇門遁甲，五鬼大搬運都是邪術，不是正道，如果誰要仰仗這種邪術去發財，一定不得好死，所以，會這種邪術的人多半窮一輩子。」

「瘸虎子！」那娘們拍拍腰間，「我荷包裡有一個金戒子，你能將它搬過去麼？」

「當然可以呀！」

「來！試試看，能搬過去，金戒子就送給你。」

新聞／知識／趣味／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內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371-3141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通信欄

茲續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 址：

●電 話：

國外版要目：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台獨」風潮

●我是中共「一級運動員」／吳寬厚

●中共召開「政協」的「陽謀」／鄭學稼

●專職的律師・客串的主婦

●影壇的「常識份子」—許冠文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住址寄台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不成！不成！這是爲財而運用五鬼，五鬼一發脾氣，我可就不得好死啦！」

「瘸虎子！」那娘兒們的臉色突然正經了，語氣也變得極爲凝重。「今兒我來，是要請你幫幫忙，我被人家欺負了好多年，想請你幫我出出氣。」

「姑娘！打架我可不在行喲！」

「不要你打架。」

「那我能幫妳幹啥呀？」

「只要你幫我來一招『猛虎過崗』就行了。」

「哦?!」

「走！上我家去，路過西華市場的時候順便跟你買幾套現成衣服。」

瘸虎子眞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作夢，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二）

如果瘸虎子的朋友此刻見到他，一定認不出他來，充其量只不過認爲這個人很像他的朋友瘸虎子而已，因爲瘸虎子已經改頭換面了。

剃頭師傅將他修剃得非常光鮮，衣鞋都已換新，雖是買現成的，却都是上等料子，瘸虎子本來就是昂藏七尺，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現在看上去，他倒眞像是個有錢的大爺。

女的自稱名叫謝雪珍，她沏好茶，還擺了瓜子糖菓之類，似乎打算和瘸虎子澈夜長談。

「瘸虎子！你看我像什麼樣的女人？」這是謝雪珍劈頭第一句。

她住的是座小小的三合院，進門之後，瘸虎子沒見過第二個人。是人家養的小嗎？不像，如果是，她也不可能將一個陌生男人帶到家裡來；是棄婦嗎？也不可能，她不像是個薄命人，那……？

不等瘸虎子想出個所以然來，謝雪珍就開始敍述她的故事：

「我是有錢人家的女兒，我從小就在幸福的環境中長大，在我十七歲那年，我娘死了，雖然我很悲慟，却還有爹疼我，過了一年，後母進了門我就開始走霉運了。爹是個好好先生，總是順著後母，那位後母却是個貪心不足、又極端凶殘的女人，咱倆似乎命中犯尅，我見了她不舒服，她見了我也不自在，我成了她的眼中盯，肉中刺，我爹夾在當中，兩頭爲難，於是，我決定搬了出來。」

瘸虎子除了投以同情的目光之外，實在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安慰的話。

「起先，我爹還時常來看看我，留下幾文生活用度，後來，探望愈來愈疏，我已經有三個月沒見到他老人家了，一定是被後母寸步不離地釘牢，沒法子分身。」

「這麼說，妳爹也太軟弱了！」瘸虎子不自禁地表示意見。「自己的女兒，就這麼不管了麼？」

「唉！爹生性軟弱，我根本就不怪他，這一切都是命，我也認了。目前我的生活還不致發生問題；我也不是七老八十，醜八怪，找不到男人去嫁，我只氣一件事；這件事一直使我安心不下……」

「什麼事？」

「娘死的時候，留給我一箱首飾，不管那些東西多麼值錢，我都不心疼，其中有一塊碧玉墜子，是我娘當年陪嫁之物，她老人家千叮萬囑的，這塊碧玉墜子在將來我死時再傳給我女兒，如此代代傳下去，如今這塊碧玉墜子却被後母霸佔了。」

「眞可惡！」瘸虎子惡狠狠地罵了一句。

「瘸虎子！這就是我要你幫忙的事，我看你那套『猛虎過崗』的本領眞絕，所以想請你這位『虎子』把那塊碧玉墜子給『過』過來。」

「雪珍姑娘！你看我像什麼樣的女人？」這是謝雪珍劈頭第一句。

「怎麼?!你不肯幫忙。」

瘸虎子從身上摸出兩枚銅元，就用茶碗的蓋子作道具，變起他那套『猛虎過崗』的戲法來了。

「雪珍姑娘！這並不是什麼眞本事，只是手法快，瞧！右邊這只碗蓋下去的時候，小指頭已經將銅元勾進了手心，一拍手，銅元又到了左手掌心；左手去揭開碗蓋，順勢將銅元推出，那邊有兩枚，這邊空了，不是銅元自己交換位置，是我的手夾帶過去的呀！」瘸虎子到底是個誠實的人，他毫無顧忌地將自己的秘密抖了出來。

謝雪珍發了楞，她眞的很失望。

「雪珍姑娘！我實在不應該讓妳化費那麼多錢，可是，我剛才一直沒勇氣說出來，我總以爲你是那家有錢的少奶奶，讓妳化費點錢也沒關係，沒想到你是這麼命苦，我……我……」

瘸虎子眞情流露，差點哭出來了。

「瘸虎子！別說這些，你那套戲法再變一回。」

瘸虎子立刻來了一次，動作緩慢，故意讓謝雪珍看個一清二楚。

「有了！」謝雪珍突然興高采烈地嚷了起來：「你這套手法就能幫我的忙，一定能幫我將那塊碧玉墜子找回來。」

「妳說，妳說，怎麼個找法？」

「瘸虎子！你先不急，我問你，你常常走過前門邊嗎？」

「常常路過。」

「前門邊有家『瑞珍祥銀樓』，你可知道？」

「知道呀！」

「那就是我家，那塊碧玉墜子就掛在廳堂中的玻璃櫥櫃裡。」

瘸虎子沉著臉，沒吭聲，玻璃櫥子不是他手裡的碗，那塊碧玉墜子也不是碗中覆蓋的銅元，他沒法子將它『過』過來。

「瘸虎子！我已經將主意想妥了，你好好睡一覺，我這兒備得有客房，明兒一大早咱們就上『瑞珍祥銀樓』去。」

瘸虎子那會不順著謝雪珍，他現在有個想法？爲謝雪珍賣命他都不在乎。

（三）

瑞珍祥銀樓在北平雖不是一流的金銀舖子，可是在前門邊却是一家老店，那塊金字招牌打老遠就可以看見。

這天上午約摸十點鐘光景，來了一輛雙套的騾車，車把式穿著翻毛的坎肩，車旁還有兩個精壯漢子跟著跑，這名堂叫做『雙飛燕』，那年頭，若非很有錢的人絕對擺不出這個譜來。

車剛一停住，銀樓的二櫃立刻就迎了出來。

車簾挑起，下來了一位大爺，二櫃連忙躬身肅客，他發現這位大爺走路的時候有點兒跛。

他就是瘸虎子；不過，他現在的氣派，就是教他的老朋友站在他面前也不敢說他是天橋那個變戲法的。

瘸虎子被迎進店內坐下，立刻有僕童獻茶，這時，頭櫃也親自從櫃枱裡迎出來，侍候這位上門的貴客。

「大爺要買點什麼？」

「哦！我要跟我太太買幾件小首飾。」

「金的？銀的？還是玉的？……」

「不管什麼，只要我老婆喜歡就行。」

「府上住那兒，請留個地址，隨後我就吩咐二櫃挑選幾件精品，讓夫人親自過目。」

「那多麻煩！我老婆就在車上……」

「那幹嗎不請進來坐呀！……」

「她有些傷風，今兒天氣也不大好，就讓她待在車上吧！……那掛鍊子給我瞧瞧，行嗎？」瘸虎子隨手一指。

伙計連忙將鍊子取下來，放在一個有紅絲絨襯墊的托盤裡，交給二櫃，二櫃又連忙跑到車邊，只見一隻白嫩的手將托盤接了進去，很快，那只托盤又送了出來。

二櫃拿著托盤，搖搖頭說：「夫人不滿意！」

瘸虎子又隨手指了一樣……就這樣，二櫃跑去跑回跑了七、八趟，作買賣的人可眞有耐性，一點兒也不嫌煩。

「這位大爺！」二櫃笑著說：「夫人不要金銀，要碧玉翡翠之類，您給他挑選幾樣吧！」

謝雪珍所描述的那塊碧玉墜子，瘸虎子一進門就看到了，放在一個精緻的絲絨盒子裡，陳列在玻璃櫥櫃最顯眼的地方。

瘸虎子東一指，西一點，要了好幾樣，當然包括那塊碧玉墜子。

大概是那塊碧玉墜子太名貴的關係，這一回，頭櫃親自出動了。

頭櫃的面子倒是不小，竟然將車中的冒牌夫人謝雪珍給請了下來。

謝雪珍以手帕摀著鼻子，一副傷風的樣兒，就算是她的家，那些人也不可能一眼就把她給認出來。

瘸虎子却有些兒發呆，謝雪珍的行動在預訂的計劃中是沒有的，這……？

謝雪珍進入店堂之後，大模大樣地問道：「這塊碧玉墜子多少錢？」

「不貴？」頭櫃笑著說：「才九千塊大洋。」

瘸虎子不禁暗暗咋舌，九千塊大洋?!他作夢也沒夢見過這麼多錢。

「才九千塊錢?!」謝雪珍尖聲尖氣的。

「是呀！這價錢可眞便宜啊！」

「大爺！」謝雪珍的手指差點戳在瘸虎子的鼻尖上，「聽見沒有？才九千塊錢，你好不容易親自陪我來一趟，竟然買這種便宜貨！」

瘸虎子更加發呆了，這些台辭兒預先都沒練過，他沒法子對答呀！

謝雪珍一把抓起了托盤中的碧玉墜子，杵到瘸虎子的面前，她的言行更加潑辣了。

「大爺！你別給我裝啞吧！瞧吧！才九千塊錢！你就想用這種便宜貨將我打發過去，是不是？」

怎麼回事呀?!莫非吃下了瘋心藥，她突然發了瘋麼？

頭櫃、二櫃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該怎麼勸。

謝雪珍要瘋，要潑更加厲害了，又吼、又叫，竟然將手中那塊碧玉墜子向瘸虎子的臉上扔了過去。

二櫃眼明手快，連忙一把撈住，那是幾千塊大洋啊！要是掉在地下，就一個子兒也不值啦！

謝雪珍又哭、又鬧、又吼、又叫、這時，店門口已經圍滿了看熱鬧的人。她突地向外衝，衝上了車，車把式一揚鞭，那輛『雙飛燕』的騾車飛一般地駛走了。

瘸虎子紅著臉說：「對不住！對不住！吵鬧了寶號的買賣。」

「沒關係！」買賣人的涵養究竟不錯。「改天我派人送些名貴的首飾到府上去請夫人挑選，請留個地址……」

「不必了！改天我再來。」瘸虎子連忙往外走，他實在沒有地址好留。

「請留步！」頭櫃突然高喊了一聲。

這一聲喊，店內的氣氛突然改變，二櫃、三櫃、伙計都將店口堵住了。

瘸虎子不禁一楞，他實在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頭櫃寒著臉走到他的面前，冷冷地說：「嘿嘿！這一著把戲玩得可眞高明，一哭二鬧三上吊，趁亂把咱們的碧玉墜子換走了，留下這塊不值錢的石頭，要是你從容離去，我也許還不會發覺，你却慌慌張張地露出了破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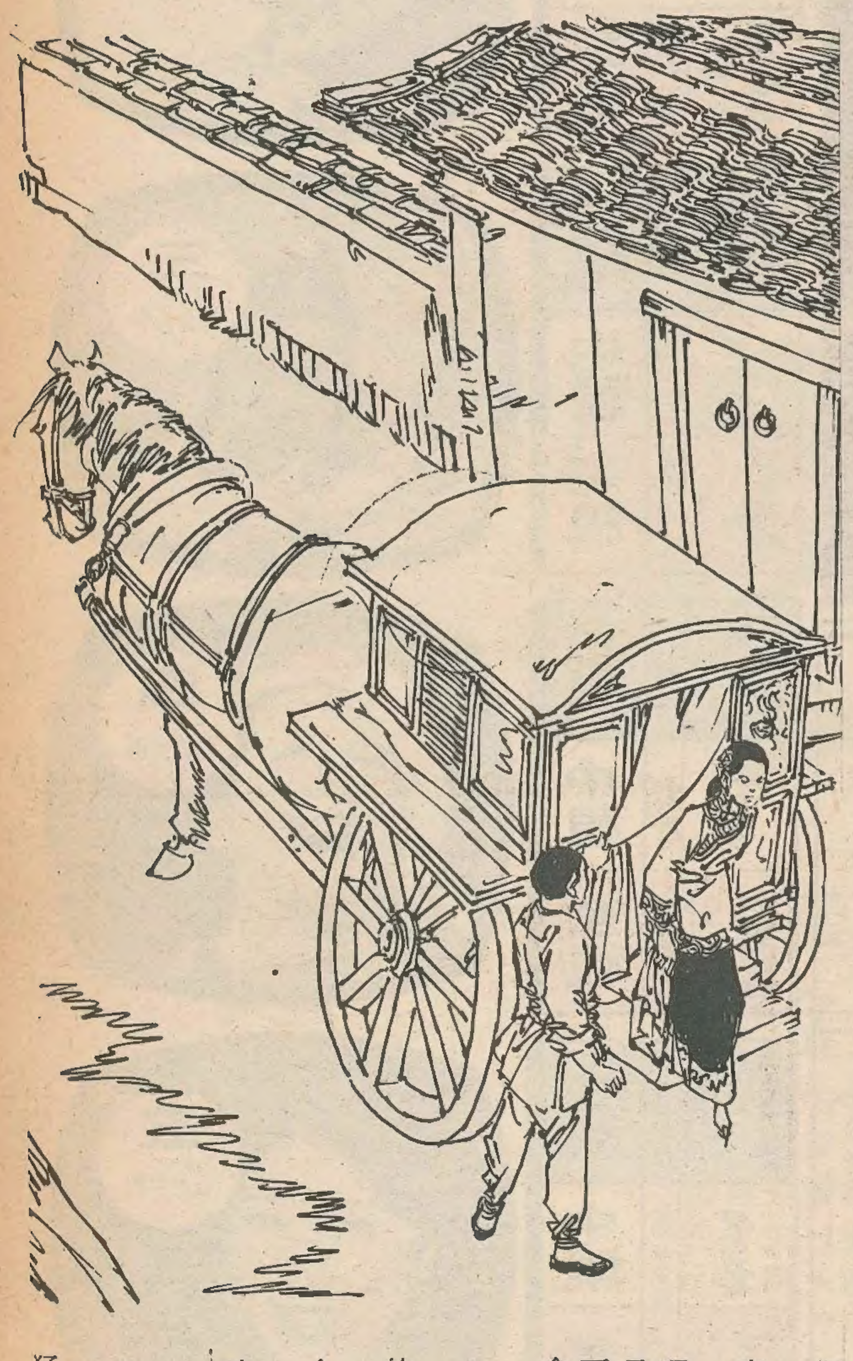
「掌櫃的！您別誤會，那……不是我的太太，她是寶號店東的女兒……」

「哼！她如果是咱們店東的女兒，我就是你的祖宗。」

「我說的是實話，她叫謝雪珍，不信你去問……」

「教我問誰？咱們店東姓章，不姓謝，生了六個少東，可就是沒有一位千金小姐。」

瘸虎子的臉都綠了。

瘸虎子因共同詐騙的罪名判處了三年的徒刑，那位女騙子並沒有緝獲歸案。

在獄中，瘸虎子並不怨恨，因爲他畢竟不是猛虎，所以『過』不了王法那道『崗』。